EUROPE-ASIA ILLUSTRATED NEWS

Vol. III, No.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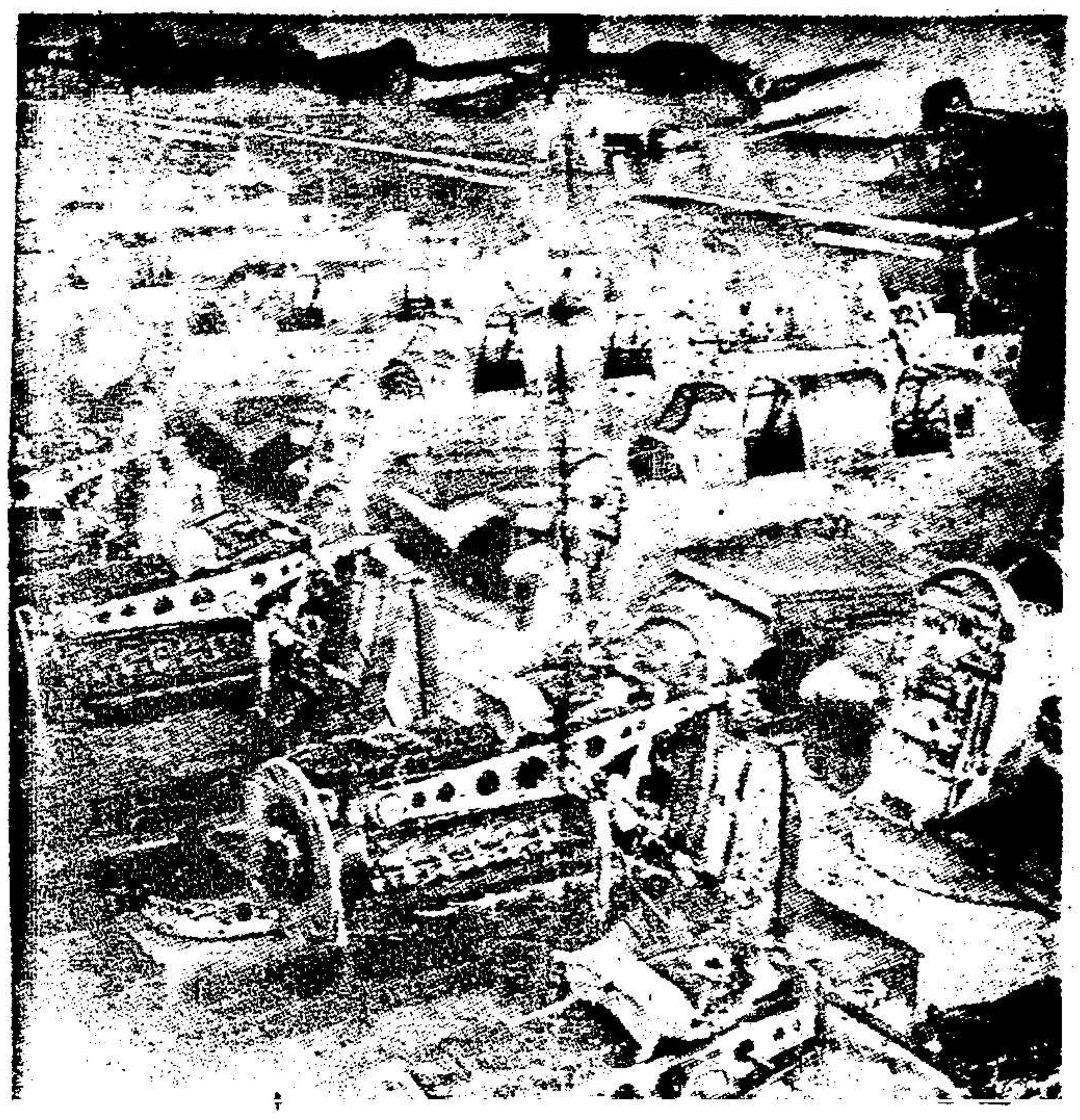
# 世界大事之檢討

# From the News of the World.

自大東亞戰爭勃發後，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突襲珍珠港，攻克新加坡及科里基多要塞，旋又佔領緬甸，在爪哇海及珊瑚海之海戰，更能使英美聯軍一蹶不振，夫日軍之節節勝利，固為日本將士之偉績，亦即大東亞光榮歷史中之一頁也，同時日本之歐陸軸心盟友，亦皆奮威殺敵，凌厲無前，致東線及北菲之敵軍，自知難以爭鋒，望風潰退，寇爾許俄軍甫遭慘敗，卡科夫丁莫生柯士卒又中計覆沒，北菲杜白魯克要塞方陷，世界最堅固之紅軍堡壘塞把斯托波爾，亦以攻克聞矣，最近頓河一役，蘇聯更一敗不可收拾。

自日軍勝利以來，大東亞共榮圈內之英美侵略勢力，早已掃蕩無遺，使英美協約國軍隊，退避於澳洲美洲及印度，而裏足不前，日本海軍更西攻馬達加斯加，東襲阿留地安羣島，威脅美洲與黑暗大陸，南洋之無窮資源，自英美軍隊潰退後，亦盡入於日軍之手，裨益於日本經濟及軍火工業，殊非淺鮮，至於盎格羅薩克森之希望蘇日關係之惡化，則更屬夢想矣。

德國及其友軍在東線寇爾許與卡科夫之勝利，已於本報前期中論及之矣，近今黑海蘇聯之要塞塞把斯托波爾，又被攻陷，頓河戰役，德軍大捷之後，已有雄師二十萬人，橫渡此河，向前挺進，蘇聯及英國報章，雖按照慣例，對於敵人之勝利，不加以重視，但亦稱此種交綏，非為一種局部之接觸，乃經縝密之計劃，而施行之軍事行動，夫德軍在東線之發動攻勢，日本之遠征遐討，與夫德潛艇之在美國海岸及加勒比海，德海空軍之在北極海之活躍，均為遙相呼應之軍略，以獲相得益彰之功效，并欲阻遏協約國以軍火接濟蘇聯，例如新近經北極海而往亞爾干日爾之協約國護航隊，雖有強大之海軍為之保護，但在巴倫支海，即遭德空軍及潛艇之攻擊，結果三十八艘之商船，經數日之激戰後，被德軍擊沉者，有二十八艘之多，共計十九萬二千噸，并將護航之美國重級巡洋艦一艘擊沉，餘艦隨即各鳥獸散，惟德海空軍，仍繼續追擊，結果又擊沉護航隊中之商船四艘，共計二萬四千七百噸，據俘獲之敵船人員宣稱，各船共裝足數五萬軍人之軍器配備，協約國損失之巨大，於此可見。



德國製造飛機，技益精進，故能無遠弗居，無堅不破，圖示廠內製造大批飛機之情況。

The serial constructien of aircraft, one of the greatest recent achievements of German technical genius.

吾人又據東線俘獲之蘇聯士卒供稱，丁莫生柯元帥麾下，不乏勇於奮鬥之士卒，然而屢屢敗北者，除德國軍器之精良，士卒之具有大無畏精神外，德軍之指揮，遠勝於蘇軍耳。

按寇爾許戰役方告完畢，當局已將戰時局勢，詳加發表，溯德軍在克里米亞半島進兵之際，蘇軍曾欲企圖突破該半島之地峽，幸賴孟師登總指揮策應有方，致蘇軍未能如願，否則，半島上之德軍，勢必全軍覆沒，元首希特勒洞鑒孟師登之勇猛有為，亟擢為元帥，至於塞把斯托波爾之被攻陷，益證德國軍事計劃既定，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亦能一鼓而下之，夫塞把斯托波爾要塞，乃藉天險而建成之工程，堡壘四周，地雷密布，進攻之軍隊，而欲迫近堡壘，非先除掉深埋之十三萬七千之地雷不可，然欲除去地雷，即不能避免敵人之槍林彈雨

（續見第五頁）

半月刊 歐亞畫報 半月刊

# EUROPE-ASIA ILLUSTRATED NEWS

POST OFFICE BOX 771 · PUBLISHED FORTNIGHTLY BY · 20 CANTON ROAD
TEL.: 16180 · MAX NÖSSLER & CO., SHANGHAI · 5TH FLOOR
EDITOR: E. OBENAUS

電話：一六一八〇　發行者：上海廣東路廿號五樓璧恒公司　編輯者：何本奥

REGISTERED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UNDER No. F111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F字一一一號

Vol. III, No. 12 July 10th 1942, ‖ 第三卷 第十三期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

## CONTENTS

From the News of the World. . . . . . . 2
Leaders of Greater East Asia on Errands of Goodwill . . . . . . . . . . . . 10
The Campaign in North Africa . . . . . 12
Picture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 . . . 13
Map of European Soviet Russia with bordering countries . . . . . . . 14
Berlin . . . . . . . . . . . . . . . . . 16
Ward Price, Adolf Hitler . . . . . . . . 20
Jealousy . . . . . . . . . . . . . . . 24

## 目錄

世界大事之檢討……………二
大東亞各邦親善使節團之互相聘問……十
北非之戰事……………十二
東線戰況鱗爪……………十三
蘇聯歐洲部隣壤形勢圖……十四
柏林……………十六
希特勒傳……………二十
妒……………二十四

Single issue . . . . . . . . . . . C.R.B. $ 0.50　每冊定價……中儲券五角

Printed at the ABC Press, Shanghai.　上海商業印字房承印

## 本報臨別誌謝

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則歷史現象因亦時時改易，故凡文字能隨時代以立言，方可獲宣傳真相與針砭當世之實效，屈計本畫報創刊以來，已歷三十閱月，初名遠東，後改歐亞，無非欲適合時代潮流，而以新歐洲之真實圖畫與誠懇文字，介紹於東亞人士，使英美勢力所造成之反軸心宣傳派，無所施其伎倆，然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所有英美之偽宣傳，不旋踵而掃蕩無餘，各報中又得時見新歐羅巴之確實消息，使讀者不再為英美勢力所蠱惑，則本報當言而言之使命，業已隨世界歷史迅速演化而得早完成，似再無賡續發刊之必要，并念邇來關於畫報之印刷各物，價漲無已，故經濟困難，亦為停止出版原因之一，是故自第十三期出版後，即行停刊，惟憶既往，時荷閱者愛護與指導，得在發行過程中，曾盡一分報道真實消息與揭破虛偽宣傳之責任，似已無負天職，無負人羣，故於停刊告別之際，特綴一言以道謝。

關於發還定報費各項手續，除已專函通告各定戶外，特再披露於後：

定閱諸君請於七月二十四日起至八月十日止，除星期日外，每日午後二時至五時，攜帶原有收據，至南京路四川路轉角中央大廈一〇四號東亞書社(電話一七六一五)接洽領取，如遇收據遺失，亦可備函領款，但須註明定戶之姓名地址，并請蓋章，以示鄭重，諸希　亮察。

# 加當

## 立止一切

# 疼痛

德商

# 德孚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六一號　郵政信箱一一一五號

獅馬牌　　燒瓶牌

總代理

## 大德顏料廠

及各聯合公司

- 安尼林染料　各種用途
- 「陰丹士林」染料　及其他耐久顏料
- 化學品　染織油漆皮革橡膠賽璐珞大柴及其他工業用品
- 氮氣製品　工業用
- 立脫粉
- 人造瀝青蠟　製造地板蠟汽車蠟鞋油複寫紙等需用
- 溶劑人造松香硝棉及其他原料　製造噴漆磁漆凡立水及一切油漆等需用
- 活性炭素　液體之過濾及糖類油類調味粉菓子汁等脫色之用
- 輿速立達　乾燥顯影照相印紙
- 瑱宴露芳　透明包紙

關於商業與技術上如有垂詢謹當竭誠貢獻

＊　＊　＊

分行
奉天　廣州　漢口　長沙
重慶　青島　濟南　天津
北平　煙台　哈爾濱　大連

(續第二頁)

，故進攻時之士卒：其大無畏之精神，舉世莫能幾及，據德軍之報告，在要塞內被燬之碉堡，計三千五百七十七所之多，德軍之所以能奮不顧身，攻克此銅牆鐵壁者，每一士卒咸以北菲羅美爾元帥之口號為信條：余雖或陣亡，然勝利必屬於吾方，其破釜沉舟之志，誠足令人欽佩。

德軍於衝鋒以前，先令砲隊及空軍轟炸塞把斯托波爾，砲彈之落於俄軍要塞者，計五萬噸之譜，空軍在李特霍芬指揮之下，亦擲彈如雨，前後投擲之炸彈，計重約二萬四千噸云，再就此次德軍攻塞把斯托波爾之巨砲而論，其射程之遠，射擊力之大，向為吾人所未聞，蓋此項新武器，初露其神威也。

俄軍堅守該要塞，吾人可於其司令之命令中見之，令曰：士卒中如見其伙伴有作戰之意志不堅者，即可槍殺之，士卒中有向敵軍投誠者，即殲滅其家屬。

塞把斯托波爾經德巨砲及空軍之連日轟炸後，要塞盡化為殘垣瓦礫，鞏固之高爾基砲台，自亦不能例外，是故鏖戰二十五日後，德國及羅馬尼亞之國旗，已於七月一日，飄揚於塞把斯托波爾之城上矣，此次德軍之克此要塞，不得不令吾人回顧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之克利米亞戰爭，是時雄壯之英法聯軍，攻克塞把斯托波爾，歷有一年之久，結果英法陣亡者，計八萬人之夥，而抗戰之俄軍，死亡數為十二萬人云，自是以還，俄國目塞把斯托波爾為其黑海之軍事及經濟要衝，故對於城市及港口，亦曾不遺餘力，大事建築，故咸稱為世界最鞏固之要塞也，又足資紀述者，德軍總司令孟師登元帥，出身於普魯士之武弁家，其先代曾於一七六八至一七七四年俄土戰爭時，為俄而克服克里米亞半島者。

自俄軍首失其黑海之最要據點後，而德軍在東線南段，又以濶約三百公里之陣線，向頓河作規模偉大之攻勢，據前線記者宣稱，德軍於發動進攻以前，曾調集勁旅，運用最新武器，故其撲擊之猛，為向所未見，陣線北自列則夫，南迄黑海海濱，頓河已有數處，被德軍橫渡，被圍之俄軍，正在殲滅之中，工業中心佛羅內茲，亦已佔領，考德軍此次進襲之方向，欲截斷蘇聯中部與高加索之聯絡，蓋高加索者，為蘇聯作戰汽油仰給之所，若德軍藉此途徑，進窺被英霸佔之近東，使經波斯灣伊朗及伊拉克之接俄軍火，因之杜絕，則收效更大矣，此次德軍繼續進攻，蘇聯抵抗，日見微弱，因而進展之速，出人意外，蓋紅軍自認，丁莫生柯元帥之軍隊，自寇爾許及卡科夫敗北後，士氣早已不振，故不得不向後潰退也。

當霍浦金及史太林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討論美國以軍火接濟蘇聯時，大局與目前迥異，故如上圖所示，各執捲煙，神態自若，且當時之美國，尚自認為中立國，現下紅軍在東線慘敗，則美國軍火之援助蘇聯，更形需要矣。

Harry Hopkins and Stalin on the start of their talks about American supply of war materials as far back as on July 30, 1941.

就東線北段之軍事行動而論，亦足徵實德軍之戰略，遠勝於俄軍，於本年二月，蘇聯正不惜人力物力，作冬季攻勢之際，曾進犯德國陣線，在被圍之列寧格勒南方，渡佛爾許夫河，突入德軍後方，德軍司令故意毫不介意，惟堅守突破佛爾許夫處南北之橋頭堡，而聽敵軍進入德軍後方，一俟大地回春，氣候較暖之時，即實施其成竹在胸之軍略，令佛爾許夫河南北之德軍，採取攻勢，互相會合，而截斷蘇軍之後路，於是被包圍之蘇聯第二衝鋒隊，及五十二與五十九軍，均中計而被殲滅，是役也，計截獲大砲六百四十九尊，坦克車一百七十一輛，機關槍二千九百零四枝，及其他戰利品無算，俘虜之數，達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九人，而遺屍於戰場者，更不可以數計云，德軍之總指揮，為柯希勒上將，德元首因其作戰有功，晉升為元帥，參戰之軍隊，除德軍外，尚有荷蘭丹麥之志願軍。

德軍既獲勝利，協約國駐俄前線記者之虛偽宣傳，亦不攻自破

，蓋英美記者之由俄返國者，莫不自認昔日關於東線蘇軍冬季攻勢報告之不確，例如倫敦每日郵報之駐蘇記者介生氏，特於六月三日撰著一文，詳述駐莫斯科時經歷，其言有曰：「無論余至何國，人民均警告余曰，弗作反對蘇聯之言論，蓋不列顛民衆，不樂聞此種消息也，今也，余對於敬蘇聯若神之警告，不得不表示反對，此非余個人之意見，舉凡外國之駐俄記者，若將其已報告之各項東線戰事消息，重閱一遍，能不忸怩者幾希，」夫報界乃人民之耳目，今竟不顧天職，愚弄人民，世風不古，道德淪亡，孰有甚於此者。

去冬東線作戰之艱辛，乃夫人而知之事實，即德國元首於其四月二十六日在國會之演詞中，亦明白陳述，德軍事當局，於蘇德戰爭周年時，已將德軍在東線損失數字，公之於世，計陣亡者，為二十七萬一千六百十二人，失踪者，計六萬五千人，關於失踪之勇士，蘇聯政府，不顧人道及國際公法，對於國際紅十字會，亦祕而不宣，若輩之遭意外虐待，已無疑義矣，嗟乎，無數德國男兒，為保衛祖國與歐洲，以致葬身沙場，不使紅禍氾濫歐洲，文化不致沉淪，則其犧牲之價值也，已重於泰山矣。

際此蘇德交綏周年之時，客有問余曰，當時德國對於西方戰事未已，而又與紅軍角逐，乃計之善者歟，余應之曰，吾人縱觀古今中外，未見有一大民族之領袖，能決定如此重大問題如希特勒者，亦未見有智勇兼備，態度鎮靜，目光遠大，而成竹在胸之領袖，如希特勒者，申言之，不坐失時機，而作先發制人之計，苟德國元首，當時患得患失，猶豫不決，則今日歐洲之局勢，即令紅軍不來蹂躪全歐，其最低限度，定必以天下最雄壯之軍隊，陳兵歐東，而為莫斯科政府貪得無饜之政治家後盾，至此德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及芬蘭之疆界，數百師紅軍，枕戈待旦，芬蘭灣入口處，早有布爾雪維克之直布羅陀要塞之建築，在芬蘭一九四〇年割讓於俄之區域內，已有無數戰略上必需之鐵道竣工，以使一旦有事，即可大軍雲集，一鼓而摧敵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將永不能解除蘇聯之桎梏，而淪為布爾雪維克之奴隸，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將因蘇聯之壓力，黑海濱之軍事據點，不得不割讓於紅軍，斯時蘇聯海軍，將在韃靼尼爾北方入口，舉行示威運動，以冀獲得艦隊之通過權，間接更可援助英國在地中海頹敗之局勢，諒讀者尚能回憶一九四〇年莫洛托夫聘問柏林時所提之四項問題，當證實上述各點，非空論也。

不惟此也，俄國將在高加索與伊朗之土耳其境界處，屯集大軍，觀察德國與盎格羅薩克森之戰局，靜待時機，以達其侵略之野心，質言之，德國當時若不先發制人，則紅軍之勢力，當更較去歲六月二十二日時為雄壯，而全歐羅巴甚或全世界之運命，將操諸史太林一人之手，其時歐洲文明，將呈如何狀態，讀者可回憶共產黨蹂躪江西時之慘象，已不難作一比較矣。

蘇聯之布爾雪維克主義，與盎格羅薩克森之資本主義，若果受彼推殘，則社會福利與國家存亡，同一受害，因此種危險，早為希特勒所洞悉也，試問德國元首，若不堅決抗俄，則氾濫於波羅的海沿岸諸小國之紅禍慘劇，將蔓延至全歐，或曰，蘇德戰爭，已越十二個月矣，而仍未解決者何也，夫蘇聯蓄志侵略全球，為時已久，其勢力之大，為常人所不能臆測，故發此問者，尚未知布爾雪維克之真實危險也。

抵抗紅禍之急切，豈獨與蘇聯邊疆毗連之德意志而已哉，即遠處西北歐之昔日德國敵人，如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及挪威，咸知布爾雪維克之為害，更甚於蛇蝎，故均組織志願軍，在東線與德人駢肩作戰，以冀撲滅紅禍，拯救人類。

更足為讀者告者，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史太林之演詞中有曰：余希望紅軍不久將解放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之同胞，而使若輩共享布爾雪維克天堂之樂云云，孰知六月十四日即為波羅的海諸小國被俄鯨吞之紀念日，該三國民衆，若非健忘，定能不忘亡國之痛苦，夫此三叢爾小國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均經英國之保證，故當時為俄所滅時，盎格羅薩克森亦曾提出抗議，然英國保證之

是否能相守以誠，固為吾人所熟知者也，自是以還，愛沙尼亞之老幼男女，而被俄逮捕暗殺，或押送至俄境者，計六萬零五百九十七人，立陶宛人之遭同樣運命者，約在五萬名以上，拉脫維亞之被擄掠者，逾六萬人，當各該國人民卧薪嘗膽與德軍共同作戰，期欲有以復仇之時，而假仁假義之史太林，一則曰「同胞，」再則曰「天堂，」其為識者所笑，固不待言而明矣。

吾人若欲引用英美名流之言論，而徵實希特勒先發制俄之為上策，亦頗明顯，例如六月份出版之美國雜誌「讀者彙編」中，載有前美國駐俄大使特維斯氏之論著，文中氏稱，紅軍於一九三七年時，已有受訓之軍人一千五百萬人，自一九三八年以來，蘇聯工業，均製造軍火，準備作戰，換言之，史太林之心目中，在此數載內，已祇有「戰爭」兩字，特維斯大使之言論，乃根據渠於一九三八年七月與史太林之談話，故極為可靠，吾人試回憶一九三八年蘇聯備戰之時，遠在捷克糾紛之前，故一九三九年訂立之德蘇協定，在蘇方之毫無誠意，視若廢紙，已可證實，其所以表面與德言好者，意欲侵略波羅的海沿岸諸小國，芬蘭及貝薩拉比亞耳，究蘇聯之所以併吞此弱小民族者，無非為對德作戰之戰略上準備耳，故就美國外交家之言論而觀之，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對俄交綏，認為一種及時之適當措施。

更就五月二十六日簽訂之英蘇協定內容而論，若紅軍戰勝，亦非盎格羅薩克森之福，蓋是時英人不惟將歐陸拱手以讓蘇聯之宰割，而布爾雪維克之代表，將密布於英美，深入其屬地，其結果如何，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

在德國及其友軍保護下之蘇聯境內，俄人生活，漸復正規，前蘇聯政府欲達其獨霸世界之野心，故對於宗教，個人自由及幸福，無不大加摧殘，上圖所示，蘇聯人民今得重赴教堂禮拜，而無束縛矣。

Care-free churchgoers as above once again are a normal sight in Russia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and allied European forces.

上述各節，僅誌德軍東線上之着着勝利，茲又將北非德義聯軍在羅美爾元帥指揮下之英勇事業，再為讀者略陳之。

非洲戰局，於五月二十六日德軍發動攻勢之際，誰能料及其有如是龐大之成就，在德國官報，並不過事生風，藉露驕態，獨有向以顛倒是非為任務之協約國記者，則屢言英軍在北非之局勢，殊稱快意，即身兼國防大臣之首相邱吉爾，於六月二日猶抱樂觀，迨渠第三次赴美訪問羅斯福總統時，方驚悉英軍所據北非要塞杜白魯克，業經軸心軍隊連續二十四小時之攻擊後而陷落，夫軸心軍隊之一舉一動，均按預定之步驟，於德義總攻杜白魯克以前，不絕以空軍轟炸馬爾太島，而當時協約國之參謀部中，竟不知軸心國之用意何在，今世事過境遷，方知德空軍之所以炸馬爾太島者，欲聲東擊西，以便接濟北非羅美爾元帥所需之軍火與士卒，再以匈牙利外長葛萊氏之言論，而證實軸心軍略，均屬預定，非出僥倖也，葛萊氏於東線聘問德元首時，希特勒曾以軍事大綱，與之討論，葛氏謂今日東線及北非德軍之能操勝算，均在元首計劃之中，今果節節制勝，彼早於六星期前料定之矣。

溯自五月二十六日以還，英國在北非之第八軍，遭嚴重之打擊，英為補救起見，特遣派生力軍，由直布羅陀及亞歷山大取道地中海增援，然在六月十三至十七日間，中途為軸心空軍及海軍所襲，不得不開回原港，而至六月二十三日杜白魯克遂告陷落，惟羅美爾元帥，仍緊隨殘敵，不使有殘喘之餘地，迄二十九日，馬薩馬特魯亦被攻克，埃而阿拉眠亦相繼陷落，深入埃及之德軍，已陳師於亞歷山大港之門前矣，致北非作戰英軍及屬地軍隊，一聞德國梟將羅

美爾之名，已為之胆落，是故素無經驗之英軍總指揮與欽萊克將軍，為安慰士卒計，特令下屬不得再以羅美爾之名，以代表德軍，如須用德軍字樣時，當以「敵人」稱之，由此觀之，英兵聞羅美爾之名，已有草木皆兵，望風披靡之概。

英軍指揮，雖以是種措施，安慰軍人，然事實上，英人仍不絕向蘇彝士運河退却，屯駐於亞歷山大港之英國東地中海艦隊，已覺軸心軍之來勢銳不可當，紛紛駛經蘇彝士運河而逃往紅海，英國在地中海之末日已臨，乃為不可磨滅之事實，即其近東之霸權，為日亦已不久矣，德元首為嘉獎羅美爾將軍戰績，擢為元帥，且為德國諸元帥中之年齡最幼者。

軸心官方對於羅美爾元帥之軍事目標，雖未曾披露，然德義政府對於埃及之政治立場，已明白宣示，大致謂，德義軍隊之來埃及，乃欲為埃及擺脫英國之桎梏，解放埃及人民之積困，夫英國之蹂躪埃及，歷有年所，在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剝削埃及之罪，更罄竹難書，蘇彝士運河，乃其最著者也，軸心國政府與人民，秉同情於埃及之國民，故決意尊重其主權，恢復其獨立，英人聞此宣言，大為驚駭，埃及政府及人民，因處於英軍淫威之下，對於軸心國之誠意，不能有所表示，乃亦理所當然，但駐埃及英軍總指揮斯頓將軍則稱：苟羅美爾元帥能佔領埃及，則當時埃及境內，祇有斷壁殘垣，餘無他物矣，夫英國軍人不顧當地人民，每於潰退之際，實施焦土政策，曩昔克里浦斯爵士之來印游說，亦欲師此故智，貽害於印度人民，今也駐埃大使藍浦森爵士，又欲施其伎倆，誘埃及共同抵抗軸心，其代價為戰後英將允許埃及獨立，考其口吻，與當時克里浦斯之在印交涉無異，埃人雖愚，詎難盡信，按埃及之所以與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者，實基於英人之壓迫，非所願也，今見解放即在目前，豈肯甘於自殺而與軸心國抗衡，是故計之最上者，即希羅美爾元帥長驅直入，速為埃及人民解倒懸，溯自英人侵入埃及以還，居民之受其虐待，為數已不可勝計，夫埃及開化極早，數千年前，文化早已燦爛，奈英人自私自利，壓迫恐或不甚，剝削惟慮不周，吁，余不禁為埃及人民憤作不平之鳴也。

假作痴聾
**Deaf ears**

夫蘇彝士運河乃大不列顛帝國之生命線，目今軸心國軍隊，節節向東挺進，則蘇彝士運河，危在旦夕焉，首相邱吉爾之赴美，其原因亦即在此，曩昔英國首相向有慣例，舉凡不列顛政治上與其他國家有所接洽時，他國代表，必當親詣倫敦，今則堂堂首相，於美國尚未答聘英王及后赴美之正式訪問與夫邱吉爾兩次之駛往美國，乃又不惜紆尊降貴，再向羅斯福作將伯之呼；且初次與羅總統會見之時，即聞杜白魯克失守之耗，心中憂悒亦可不言而喻。

至於邱羅兩氏會晤後之宣言，均屬空言，而之事實，轟動一時之第二陣線問題，亦竟隻字未曾談及，如此浮泛，徒增憔悴，當邱吉爾赴美之時，國內輿論，因軍機屢挫，大為譁然，即下院議員鑒及首相缺席，亦多抨擊，後雖邱氏返國，略施手段，風浪稍靜，然議院中尚有議員二十五人，對於政府竟提不信任案，就中亦有大名鼎鼎之邱吉爾黨友，如海軍大將開耐爵士及米爾爵士，該提案雖以二十五票對四七五票而不能通過，然國人不信任首相之事實，已難掩飾，提案者之主要理由為邱吉爾不願兼任國防大臣，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邱吉爾之軍事計劃，已遭挫折，例如攻韃靼尼爾之完全失敗，乃其較著者，所苦者英國根本無軍事上之傑出人才，以接替其重任，最近有議員提議任王族中之格羅斯忒公爵為英軍最高司令，庶可以王族之尊嚴，而獲軍事之效果，全院聞之，哄堂大笑，議員之重視王室與否，

已可概見，此種失却尊嚴，咎由自取，例如英王喬治，竟忘布爾雪維克政府暗殺俄皇之事實，俄皇與英王之父為至親，今不顧前仇，而竟批准五月二十六日之英蘇協定，足見王室之昏憒無能也。

英處此危急之秋，不惟國內政潮蠭起，即各自治領亦漸有擺脫母國之虞，蓋自治領當局，鑒於外侮日迫，英政府不予相當援助，且加以無限之剝削，例如目今之澳洲，即根據此理由，政治上及軍事上已投入於美國之懷抱，然美國亦自顧不暇，安有能力以援助遙遠之大洋洲也，餘若加拿大之欲脫離英國，亦正在醞釀之中也。

邱吉爾在議院辯護詞中有曰：大英帝國與其盟友之局勢，較前為優，然吾人不知英首相所謂局勢較前為優者，究屬何指，蓋目今軸心國於政治上軍事上之同心協力，已為吾人共見之事實，故英下院中辯論時工黨議員陪夢氏有曰：邱吉爾於辯論時每獲勝利，在戰役中，輒遭失敗，巧於措詞，誠令人捧腹不已。

歐洲軍事曆震以還，協約國政客軍事家與夫經濟巨子，東奔西走，絡繹於途，軍事計劃，則朝定而暮改，似此舉棋不定，烏能與強國爭衡，計自去歲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事爆發，協約國之軍事及經濟情形，更急轉直下，已有力竭不支之象，即就美國而論，自喪失大東亞之資源後，國內原料，頓形匱乏，兼之軸心潛艇活躍於其兩海岸，運輸尤感困難，雖云加入戰爭，對於協約國亦無大補救。若欲將國內工業，一時均變為戰時工業，除原料發生困難外，即設備人工，亦難猝辦，且自南洋瓦解後，美軍所受之損失奇重，船隻噸位，因擊沉者，日有所聞，致作戰力量，日形減少，即英國之「星球」報，亦作下列之論調，倘協約國船隻噸位問題，至明年尚未能解決，則協約國將向軸心求和，然欲於此短時間內，而解決噸位問題，據專家之估計，勢亦有所不能云。

回顧德日義軸心國之作戰能力，則日益強盛，夙昔東歐及大東亞敵人之資源，今為軸心軍所佔領者，數誠不可勝計，對於軸心戰時經濟，獲益良多，且在被佔領之蘇聯區域內，人民生活，亦漸照常，農業文化及宗教等，均按歐洲他部之模範，而漸漸恢復蘇聯霸佔以前之原狀。

最能引起吾人注意者，厥為新近葡萄牙總理薩拉沙之演詞，渠以中立國之政治家目光，觀察歐戰現局，對於英國封鎖政策，大加抨擊，謂此種措施，違反國際公法，使中立國之經濟，國民之營養，大受障礙，次述第二次歐洲大戰之原因，實為一九一八年勝利者所造成，又謂二十世紀人民之生活方式，根本與十九世紀不同，尤以人口過剩之國為急切，是故德義日西班牙與葡萄牙諸國之欲解決其人民新生活方式，乃係自然之勢，英美於戰前，因擁有無限資源，故與上述諸國情形不同，然自戰雲起後，對於本國人民，亦以國社黨及法西斯主義之革新信條，一一加以採用，由是觀之，英美本欲撲滅上項制度，致出於一戰而不惜，今因國勢頓衰，反急採用，亦足見新秩序建立之確有必要也，末稱英蘇之締結聯盟，使英國前途，更形黑暗，蓋布爾雪維克者，堅欲破壞新秩序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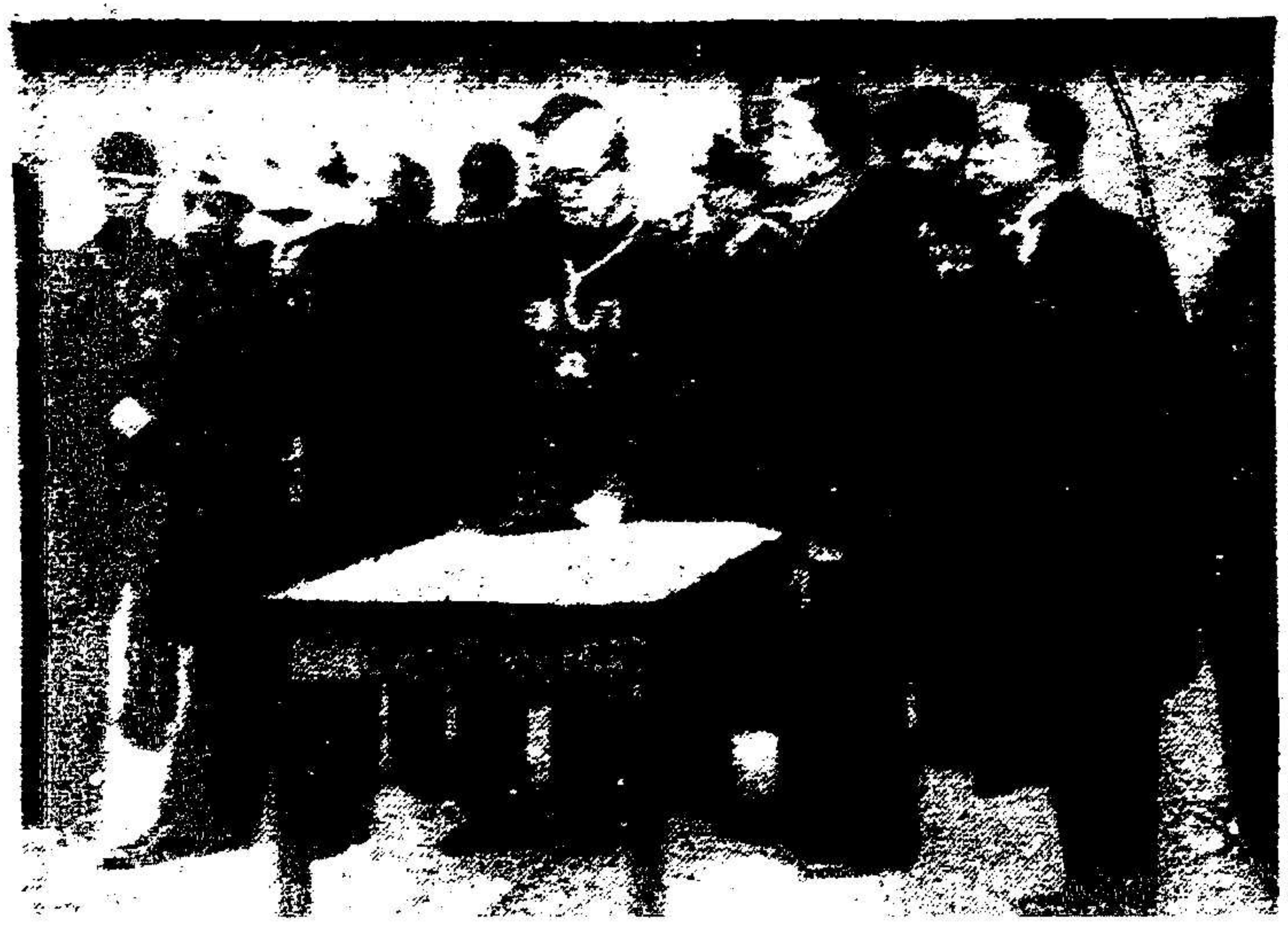
再就軍事而論，德軍企圖撲滅伏爾加以西及高加索方面之殘餘蘇聯經濟能力，與夫擺脫近東英國之霸權，日本則自南洋大捷後，已控制印度洋之海面與領空，介乎其間者，即為急待解決之印度，其領袖見脫離英人之桎梏已近，遂向壓迫者大聲疾呼：「英美人士，速離吾國」，若英人竟因此而放棄印度，則大英帝國立即瓦解，故處目今之英人，雖自知前途無望，亦惟有在印度作最後之掙扎，西北則轟轟烈烈之羅美爾元帥雄師已迫近蘇彝士運河矣，埃及恢復自由，已可指日而待矣，近東阿剌伯民族，亦咸慶解放之在即矣，東南則日本已攻亞丁灣及菲洲之東岸，軸心軍力之包圍鐵環，勢已造成，竟使包圍政策之發明者，反處於四面楚歌，力竭受擒之境，誠可謂自食其果矣。

舉凡協約國之遭受敗北時，必自相安慰曰，此為敵國之末次勝利，溯自戰事爆發以迄於今，協約國引此標語以自慰者，亦不知凡幾矣，譬之於足球競賽，預賽時屢次敗北，而猶望決賽之獲勝，天下有是理乎，故曰，協約國之望勝利，實無異於守株待兔，緣木求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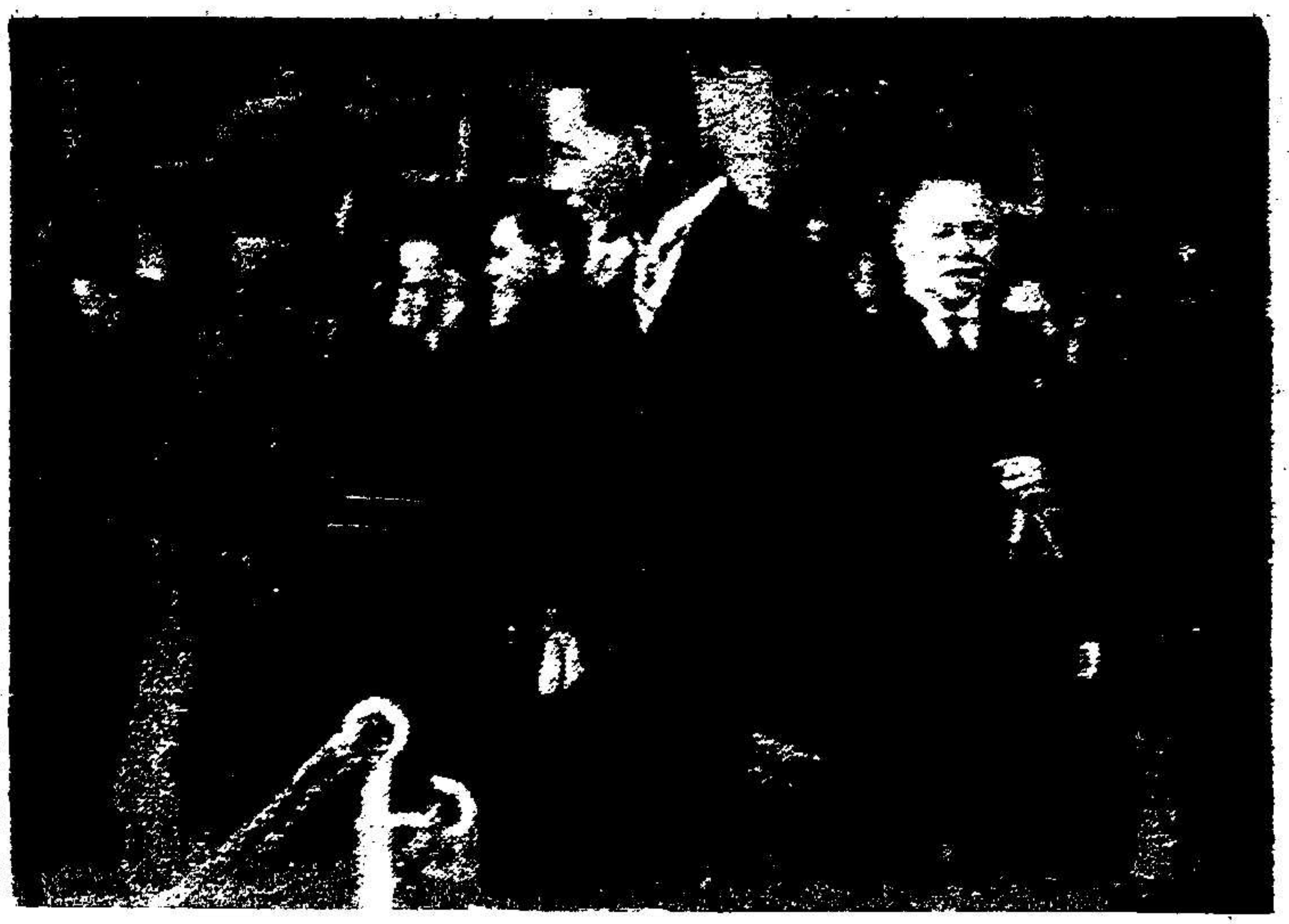
七月十日脫稿

# 大東亞各邦親善使節團之互相聘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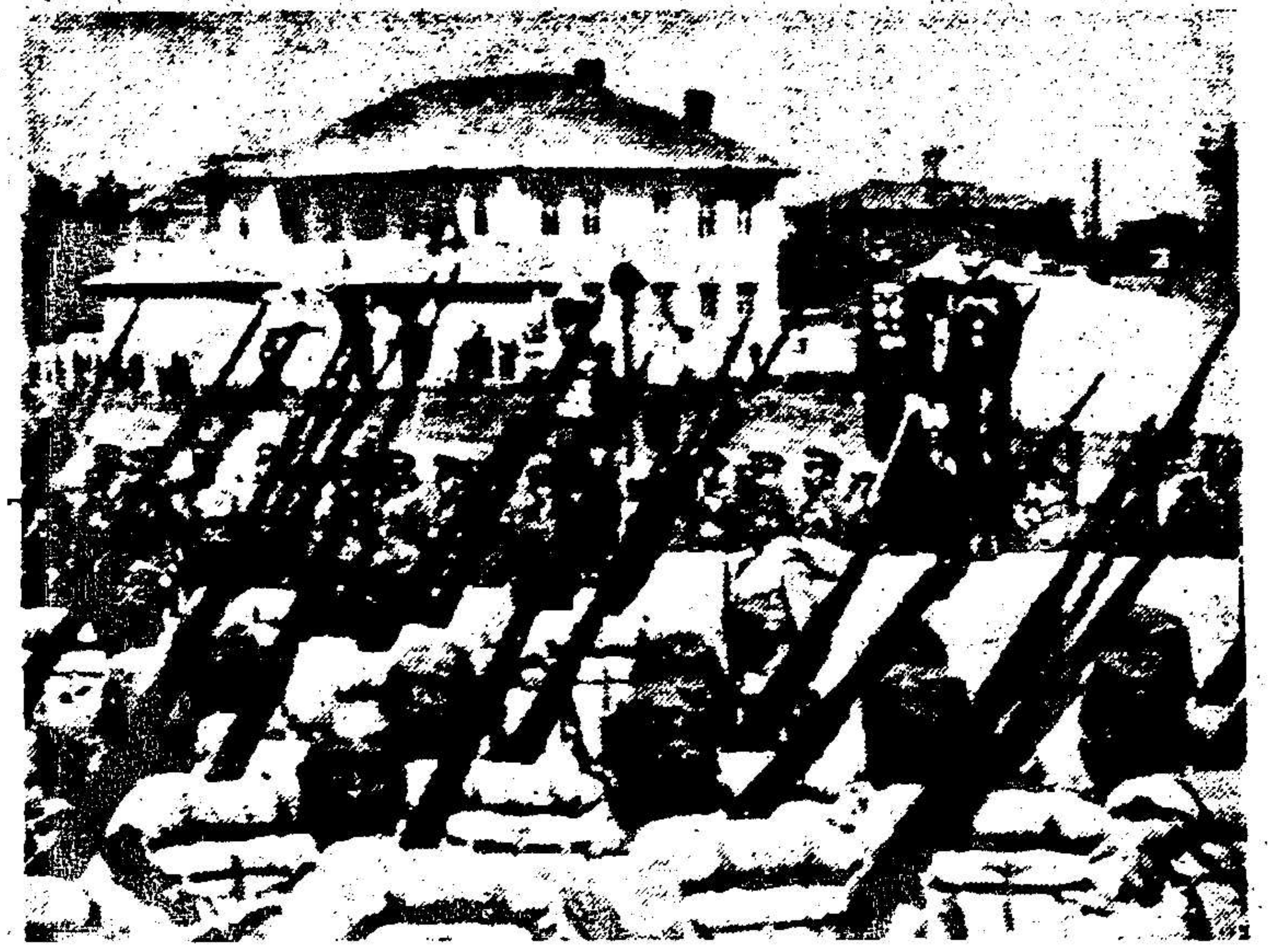
## Leaders of Greater East Asia on Errands of Goodwill



汪主席在新京議會大廈屋頂上遠眺滿洲國首都之風光，在左方為之解釋者，即新京之會市長○



汪主席訪問滿洲國時，在南京機場上登節前與歡送之中日及軸心國官員話別○



滿洲康德皇帝及日本高松宮親王在閱兵台上檢閱滿洲國軍隊之雄姿

日本高松宮親王聘問滿洲國時，國皇康德到站歡迎之情況○

泰國使節團團員赴日本首相東條官邸訪問時與日首相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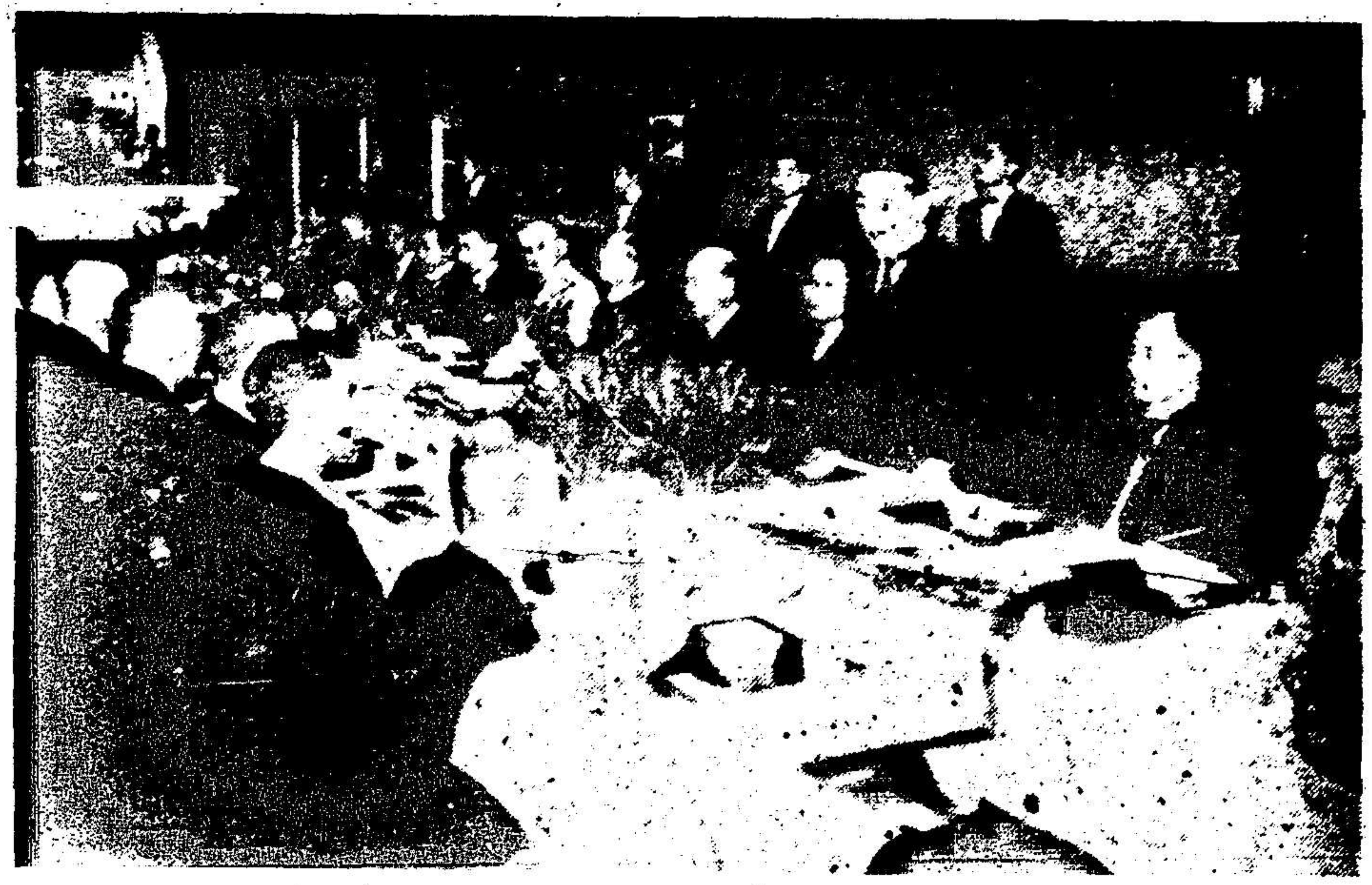
泰國赴日使節團全體團員在東京皇宮宮庭入口處留影

褚民誼特使乘車赴皇宮時，東京市民夾道歡迎。

中國特使褚民誼訪問日本抵達東京時之情況

諸外長陪同滿洲國使節團團員與文武官員相見時之情況

滿答禮使節團團長張景惠特使抵南京時，汪主席出而歡迎與之握手。



東京歡送赴泰親善使節團時，團長廣田特使在席上演講之留影。

# 北非之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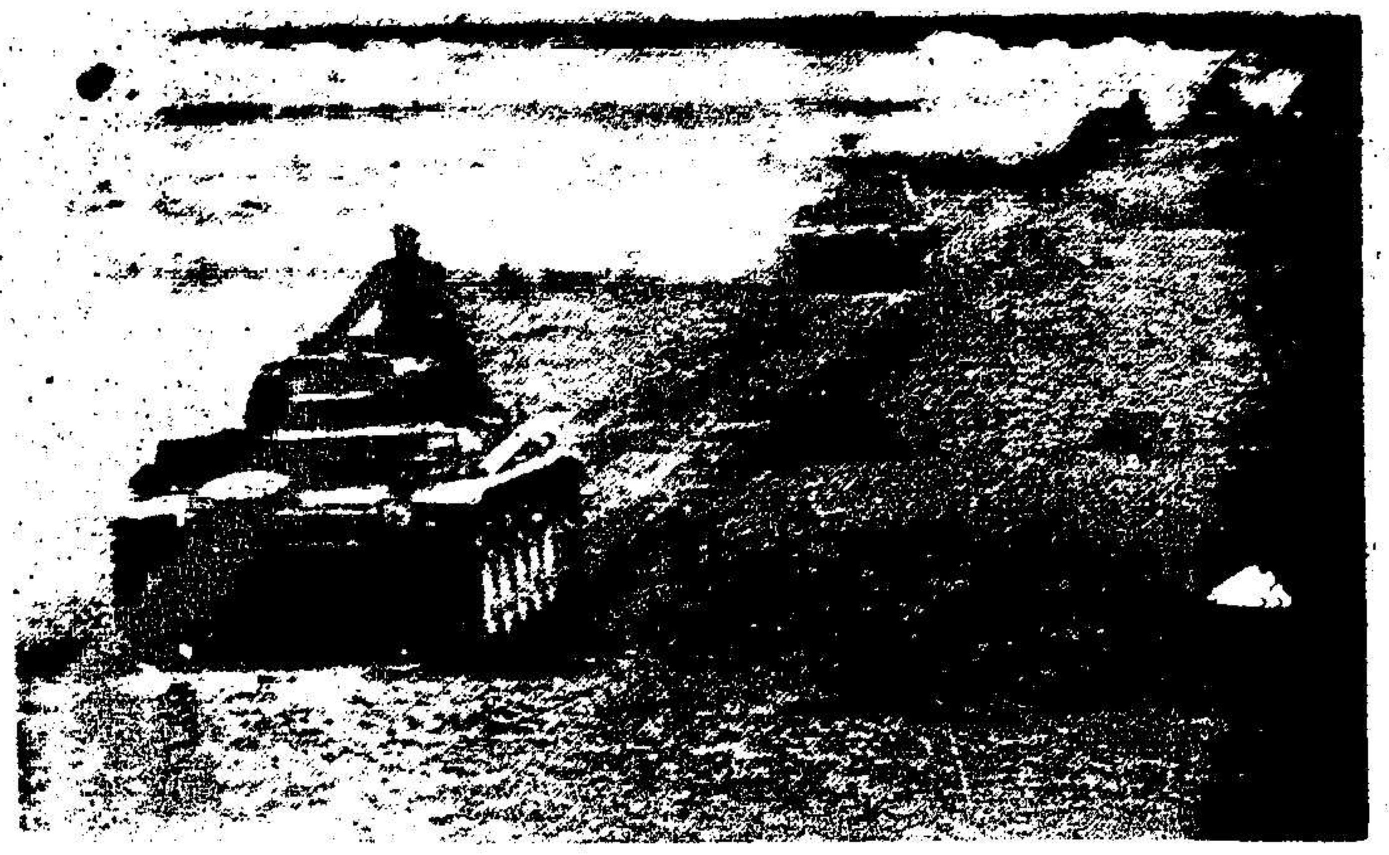
# The Campaign in North Africa.

軸心國坦克車隊在沙漠中疾進之雄姿

Axis Tank Forces advancing in the desert.

德國元首希特勒與隆美爾元帥當時之握手，已知協約國今日之為參夫杜白魯克及馬爾馬特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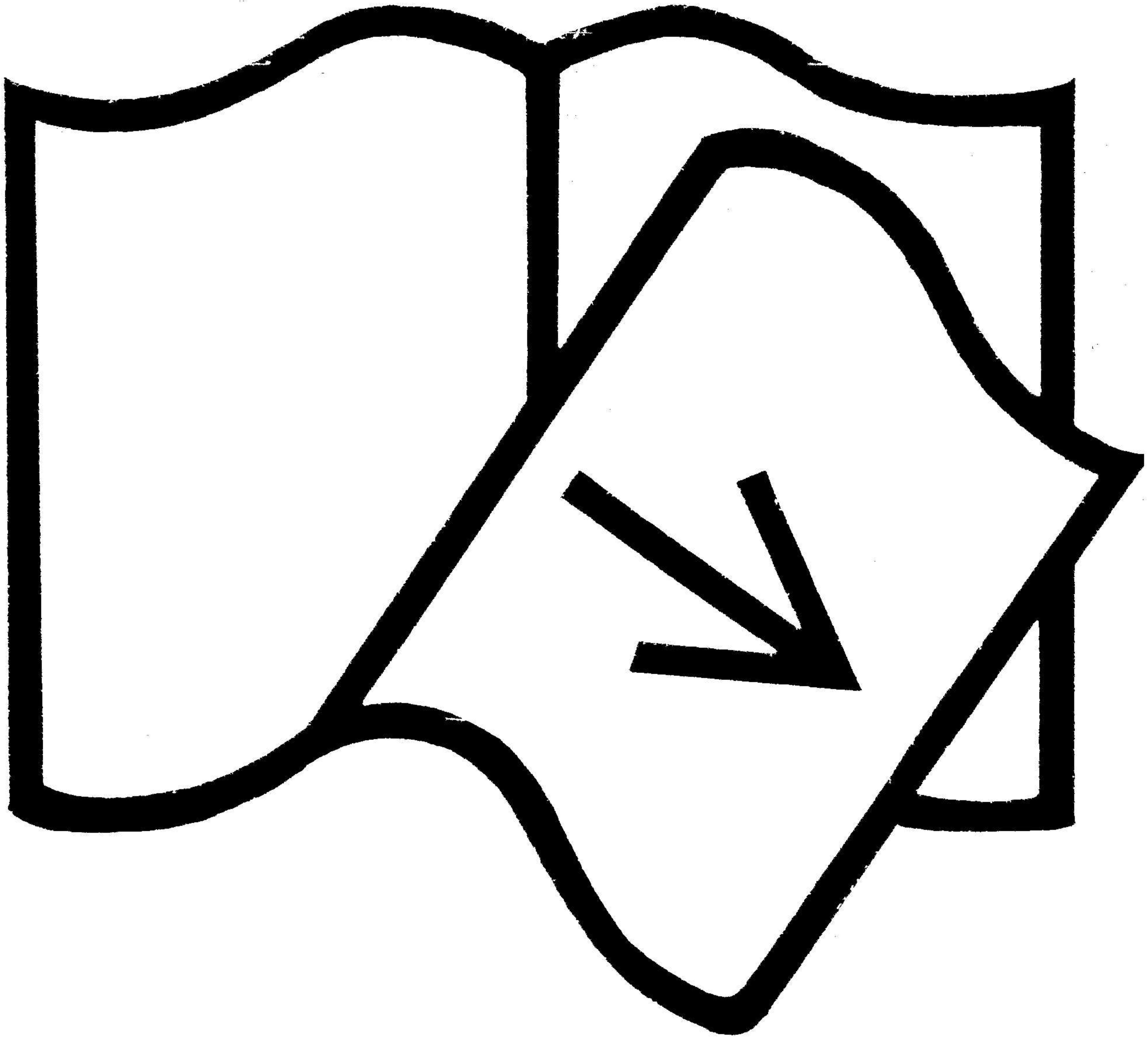
The Fuehrer and Field Marshal Rommel.



上方車今，無時任警路坦洁，途漠美之志雖沙所述，敵冈已百徒所慕，富下之相蚊加是車超，穿圖晚千
左懸，所故線與及保○克洁展淵中爾軍堅皓，不亡所○雷挺公軍以克隆將之○偉役作圖，欲賽，麻大之
圖旗為乘車電其大持大車為處之，元隊強熱赤群逃向制戰進里此撻東以福門門在中戰經品之番飲饑之○
前之司者以隨本隊聯，蕩於沙漠帥門，風在，北無下暴八○次以者此揮志時此拳之克賀挺戰號軍衝

British Tommies now on march eastw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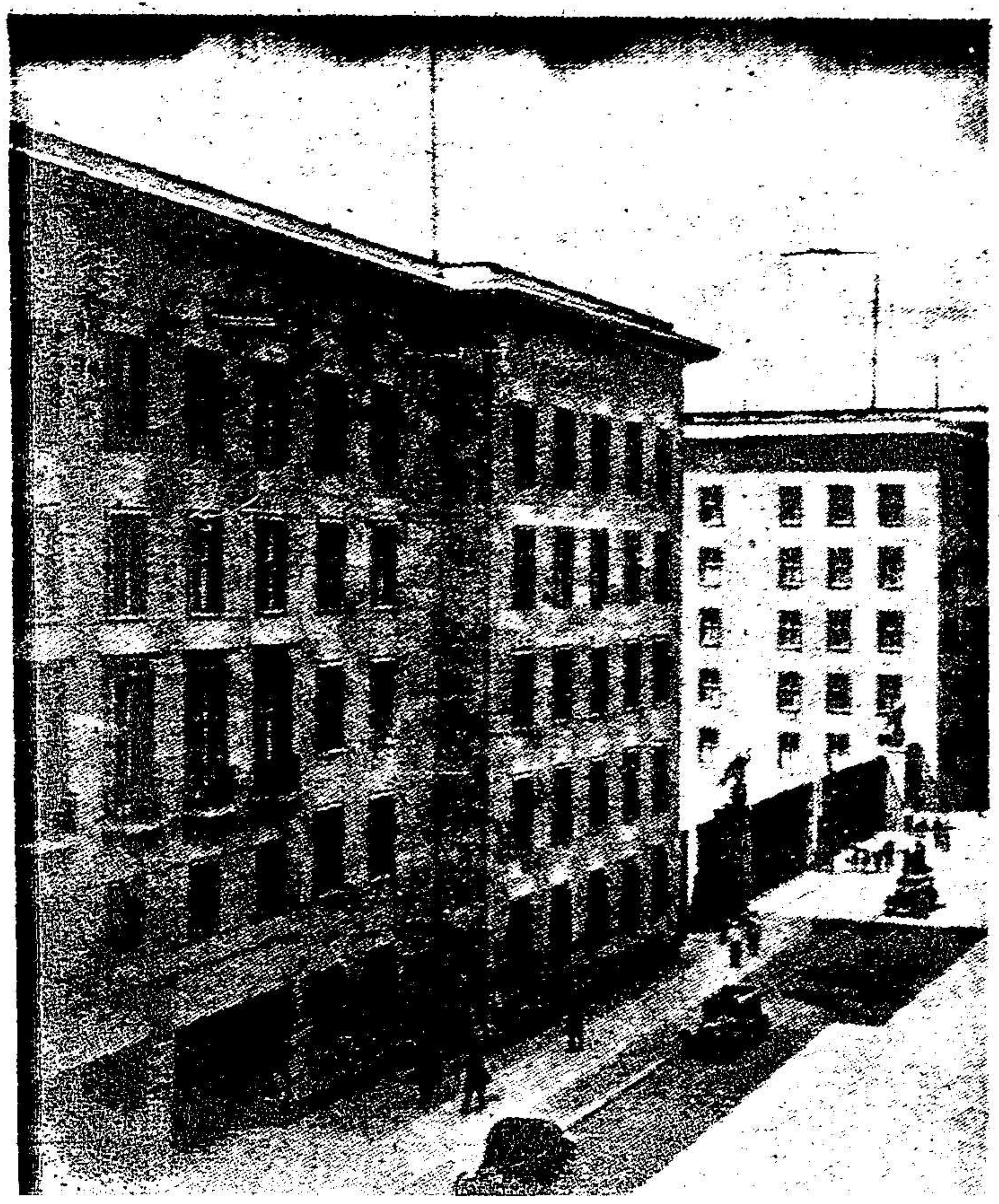
劃下正在沙漠中向東「進行」之英軍○英政府發言人里特萊頓氏因軍事之著著失利，為安慰國人計，於下院中宣稱：「英軍之戰略，僅以保護蘇彝士運河及近東油田為目的○」



缺P1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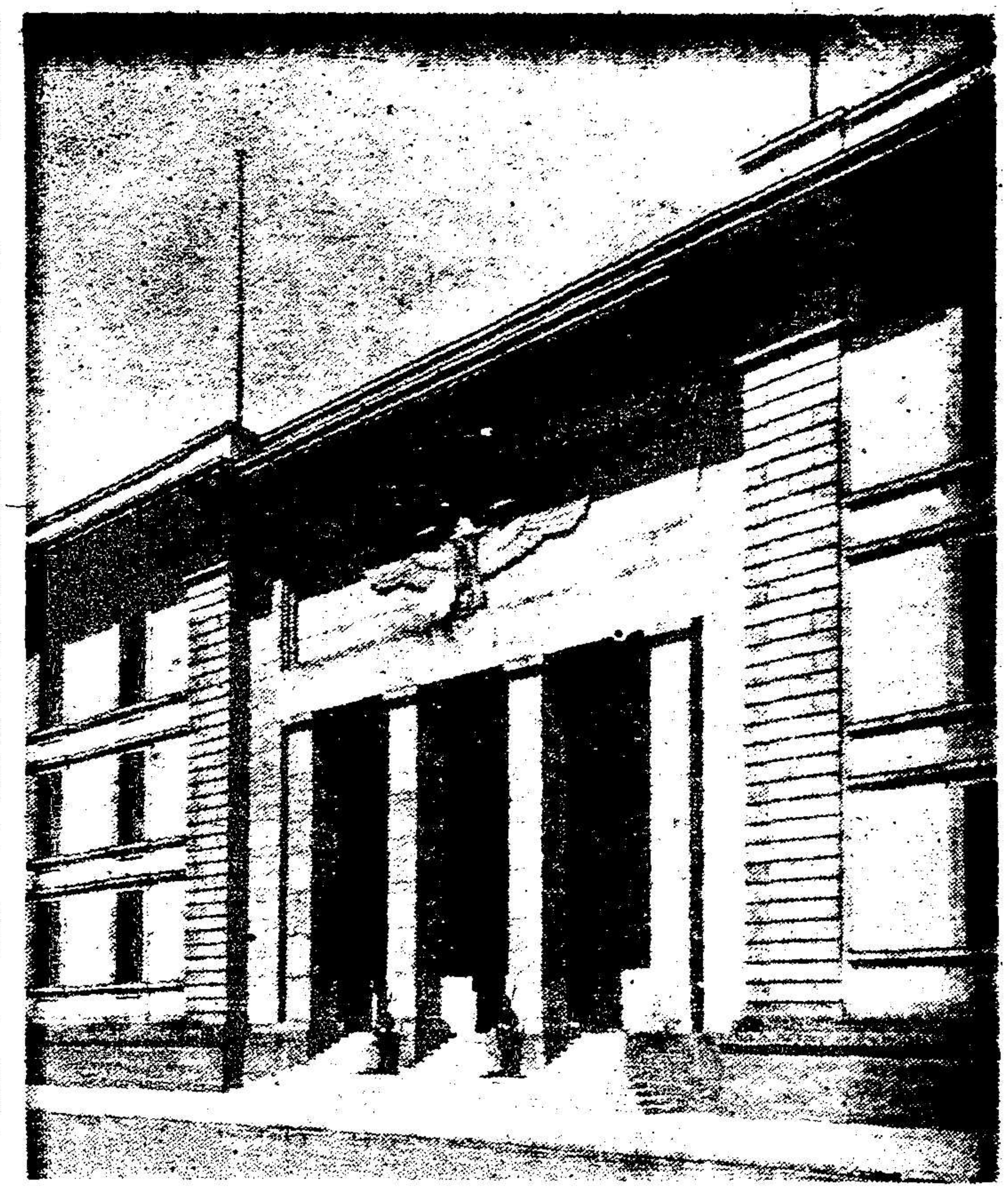
# 國社黨秉政下柏林之建築

## Berlin's New Archite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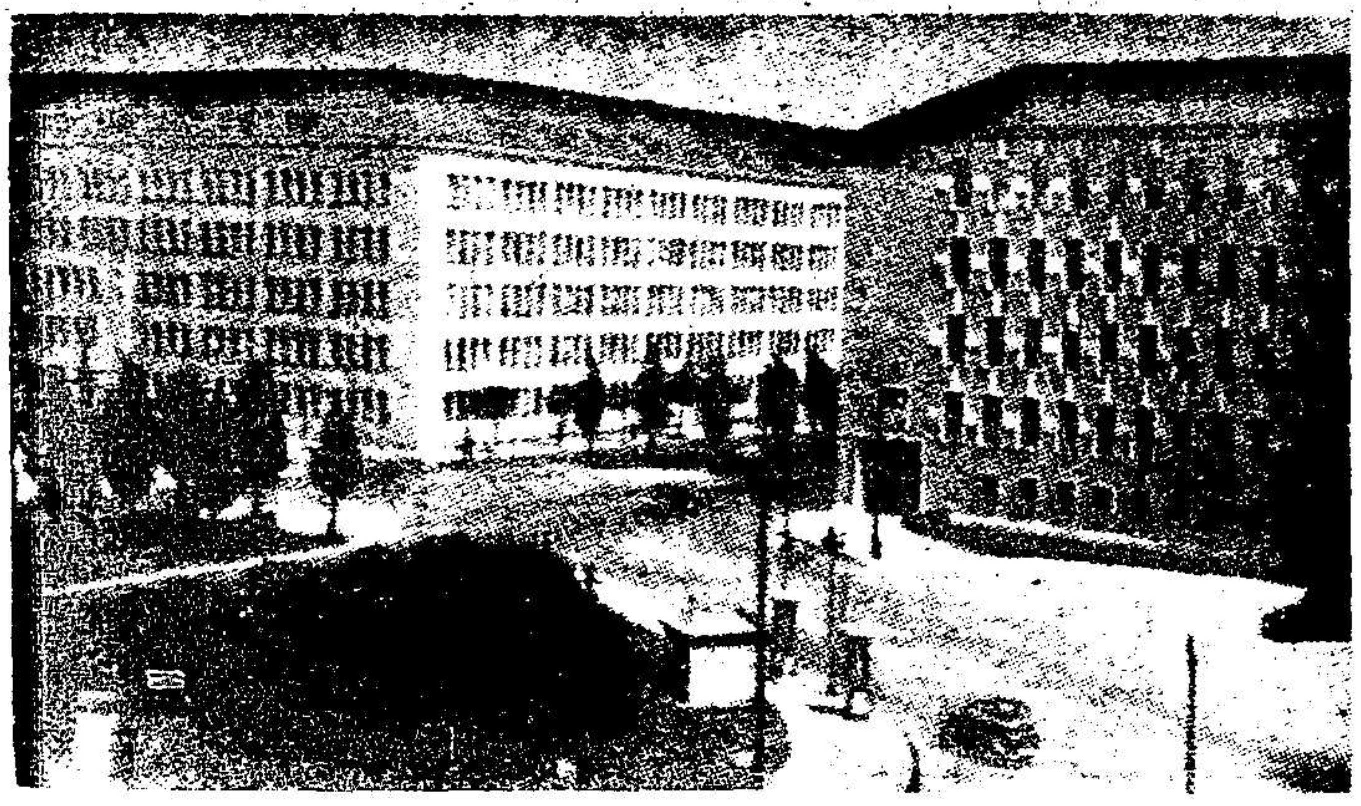
戈林所轄新航空部臨威廉街之外觀，此樓與元首府足同表示德意志復興後之政治與軍事力量○

Goering's new Airforce Ministry



臨福斯街側之元首府，福斯街乃威廉街之一橫街○

The entrance of the New Reichs Chancell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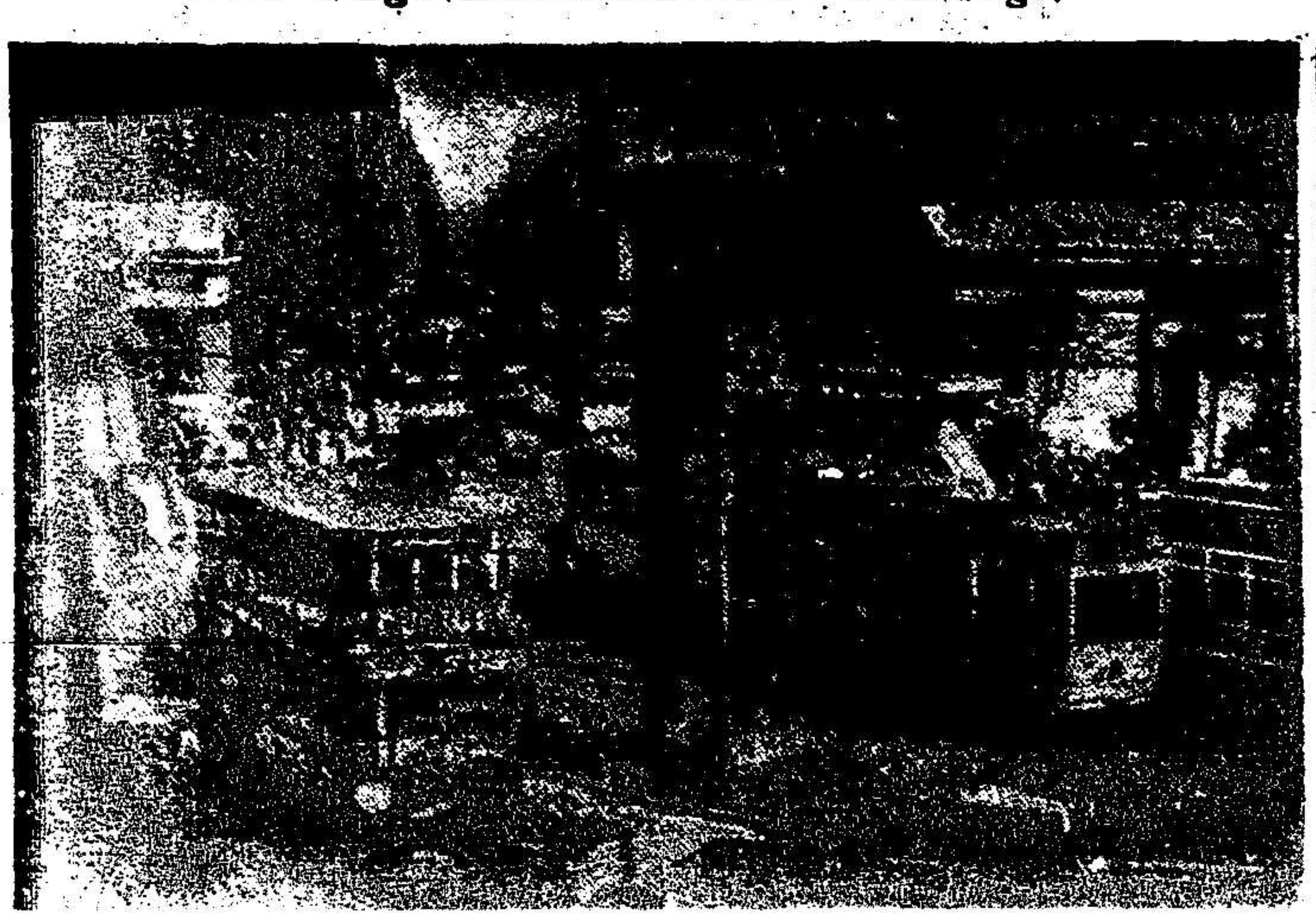


柏林政治機關集中，故有廣大之管理處所，上圖即示此種宏偉建築之典型，左側乃勞工管理大處之一部○

New larg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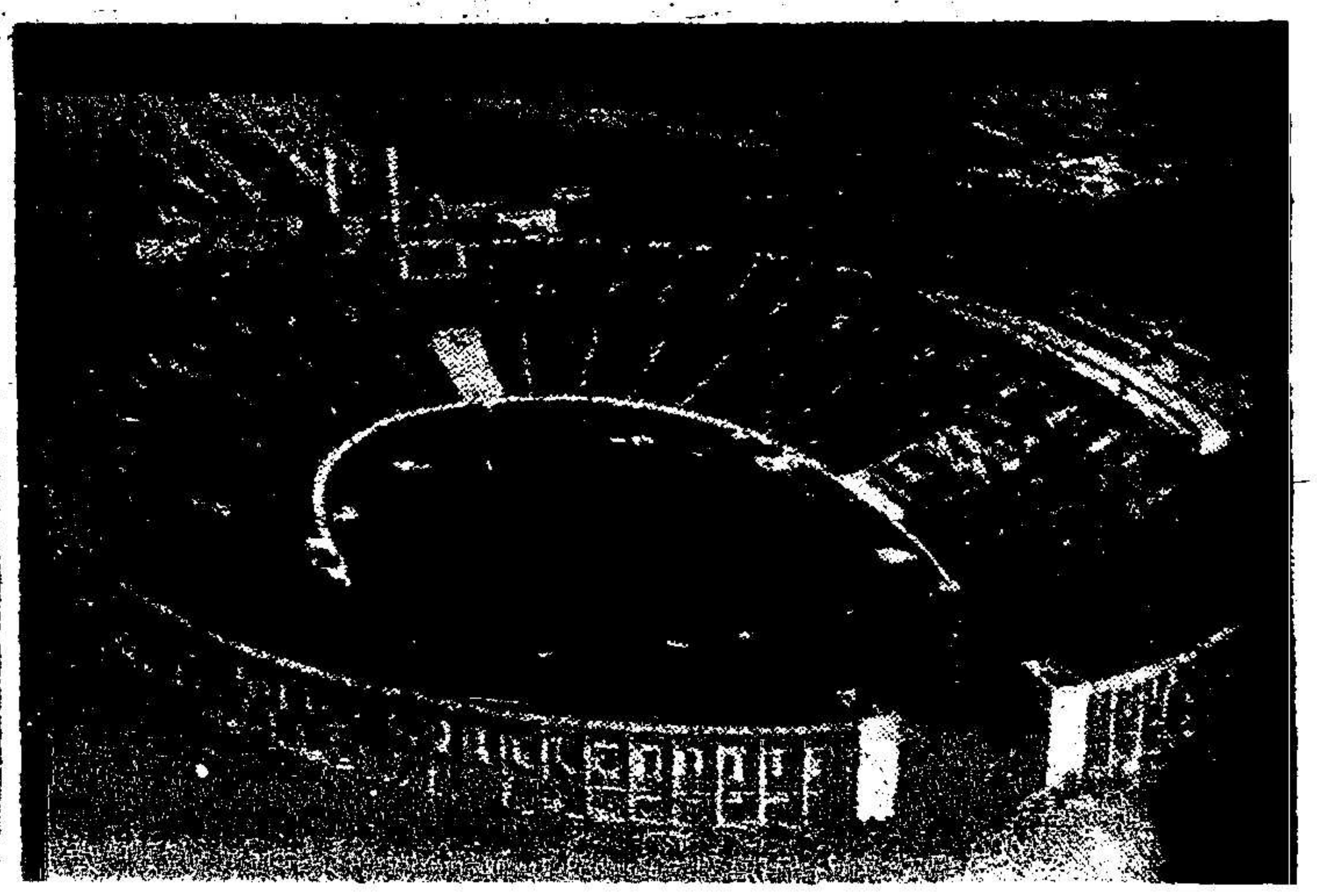
柏林西區之德意志大廈，設計新顯，宏偉絕倫，可容聽衆十萬八，重要之政治集會及精彩之運動比賽多於此舉行○

The Deutschland-Hall



柏林人口及車輛不新揩加之結果，全城交通管理不得不全加政革，在國社黨一責透徽旁力下，成績要然○上圖示柏林中之一大交通中心，波次埋廣場○該處裝有自動交通燈覽，不必組手交通警察○人民在街道中，起律極住，車行通暢，堪為樣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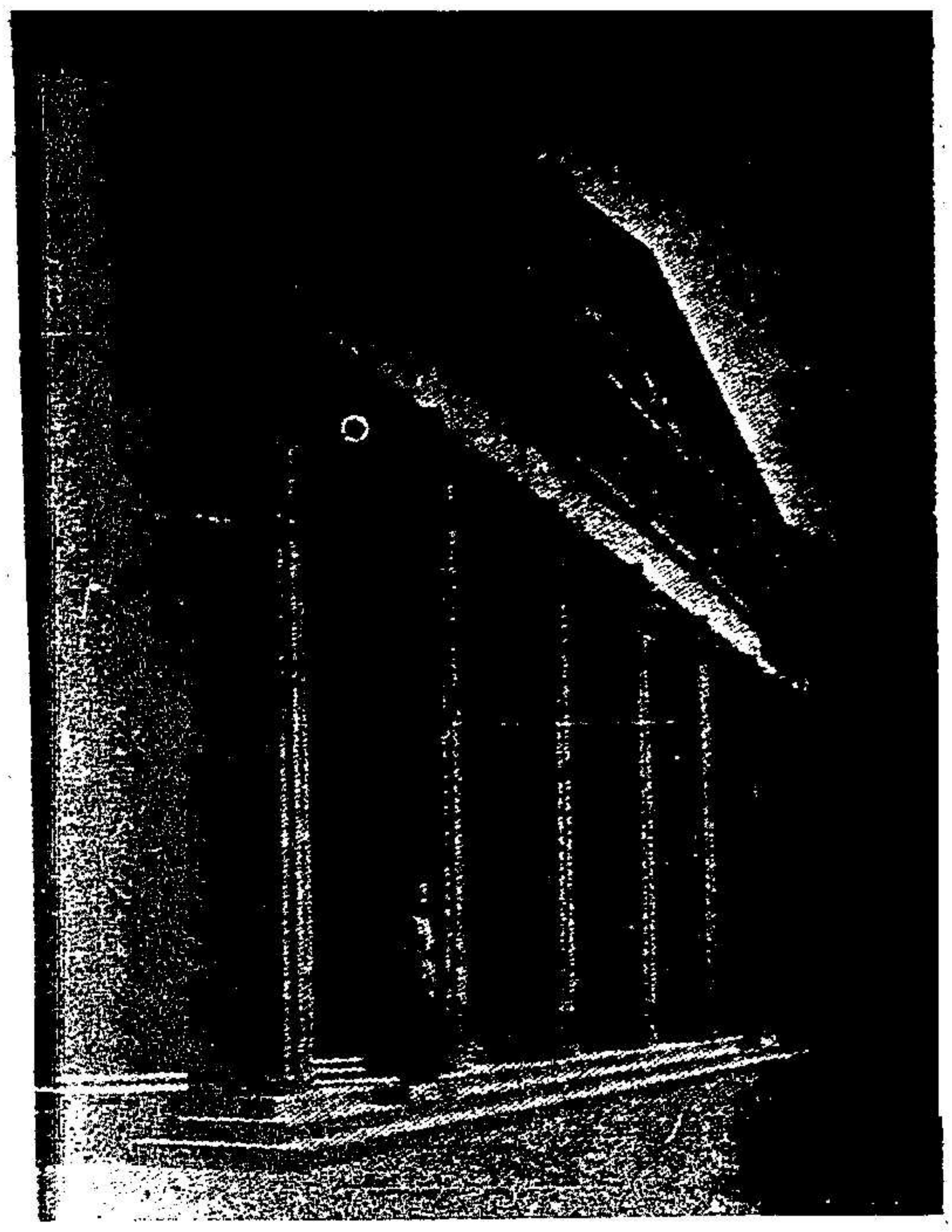
Traffic centre at the Potsdamer Platz



奧運記念運動場○一九三六年全球運動選手雲集此場，舉行和平之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德國元首及國際要人咸對表示對於增加國際合作，相互了解之希望，今者此希望已為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之宣戰所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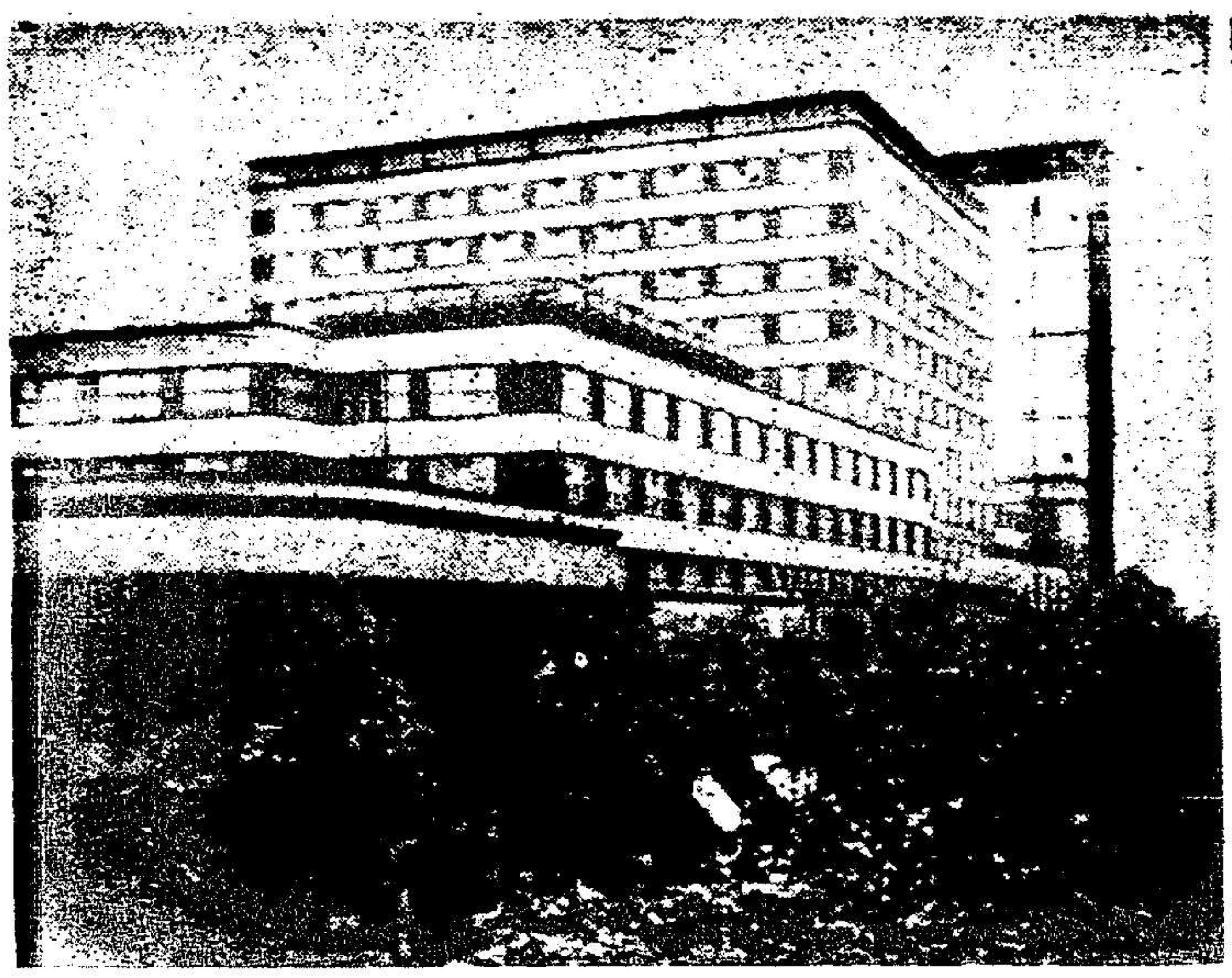
The Berlin Olympic Stadium.

柏林建築物中最能引起歷史觀感者，當推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紀念殿（左圖）及皇宮入口處右側之腓特烈大帝之彫像（右圖）○腓特烈大帝霍亨索倫王朝一傑出君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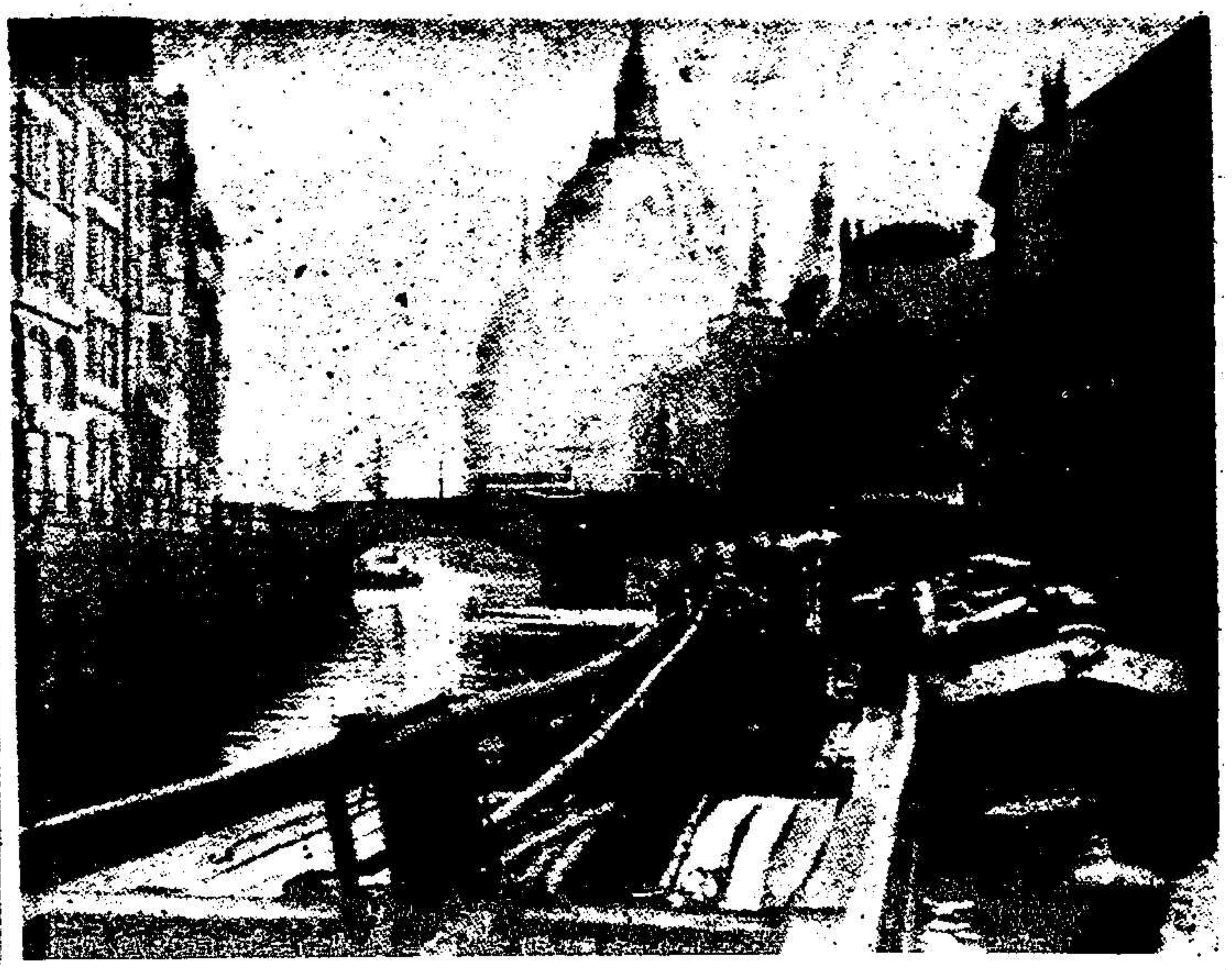
World War Memorial

Outer-front of the Imperial Palace



柏林不惟為德國政治及管理之中心，抑亦德邦經濟生活之中心○德國各大商行多在此設總公司，至少亦設代理處○此等機關均設於如上圖所示之大樓中○

Typical large office buil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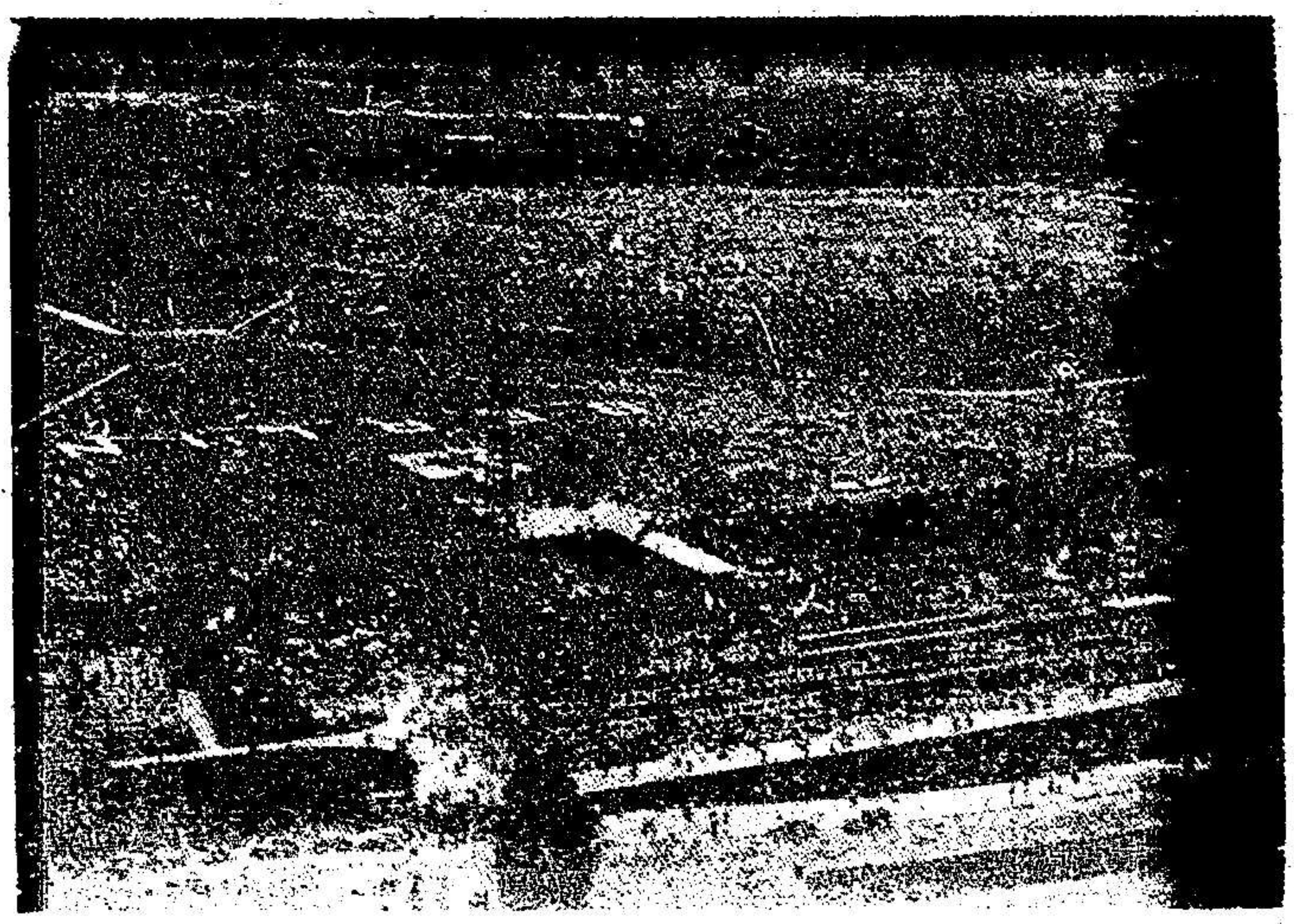


柏林臨許普累河，故能連接德國諸重要水道，貫歐洲第二大內陸口岸也○

Bridge over the river Sp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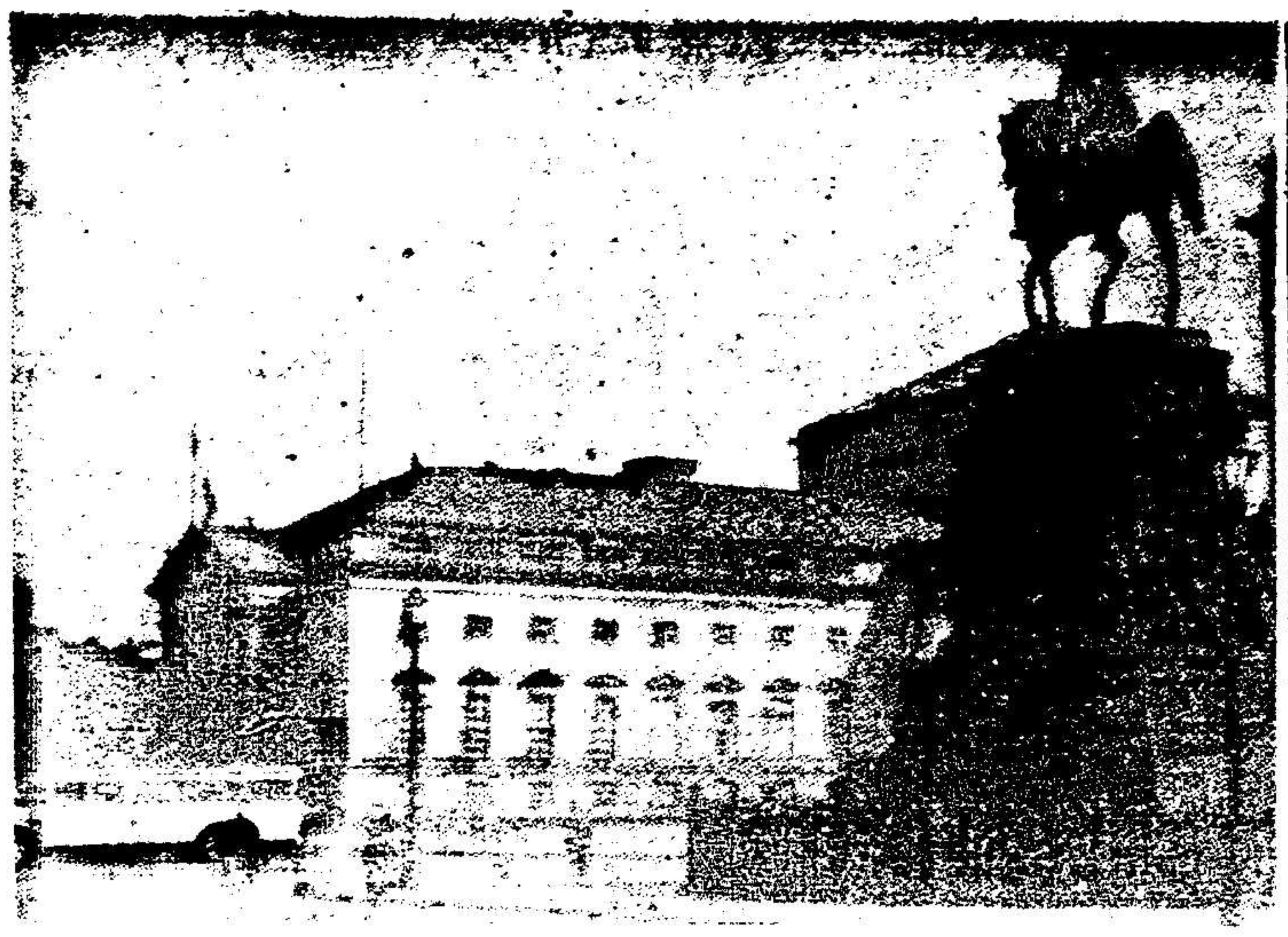
柏林且為希特勒設計所系巨大汽車公路網之出發點，此汽車公路網逐漸與德國四隣之汽車路取得聯絡，將來定得通達全歐各隔○上圖示引入首都之公路○該處鐵上彫有「冠蕪」，柏林之標記也○

Motorroad on the approach of the Capital



柏林飛行港騰潑霍夫機場，最近完成後，為世界第一大飛行港，所有德國及歐洲各重要航空線，均會集於此○

The Tempelhofer 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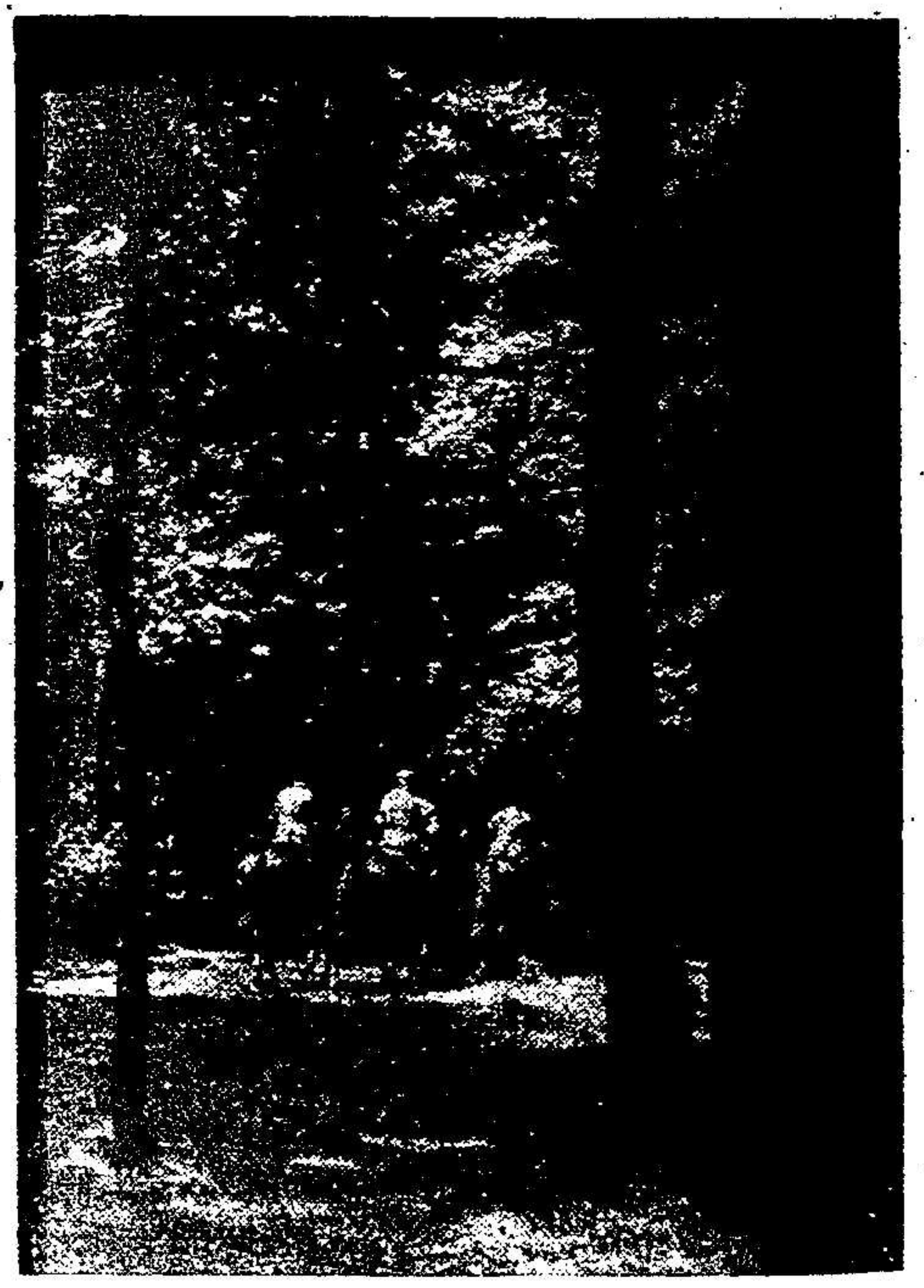
柏林在文化上之重要，除無數文化機關外，尚見於柏林大學之校舍及柏林國立歌劇院。柏林大學（右圖）創辦於一八一〇年，今已為世界之一最高學府矣。國立歌劇院為一七四〇年腓特烈大帝所創。英國空軍屢次任意轟炸不設防之文化機關及無辜平民，去歲歌劇院於英空軍襲擊時，亦略受損失。

The Berlin State Opera

The Berli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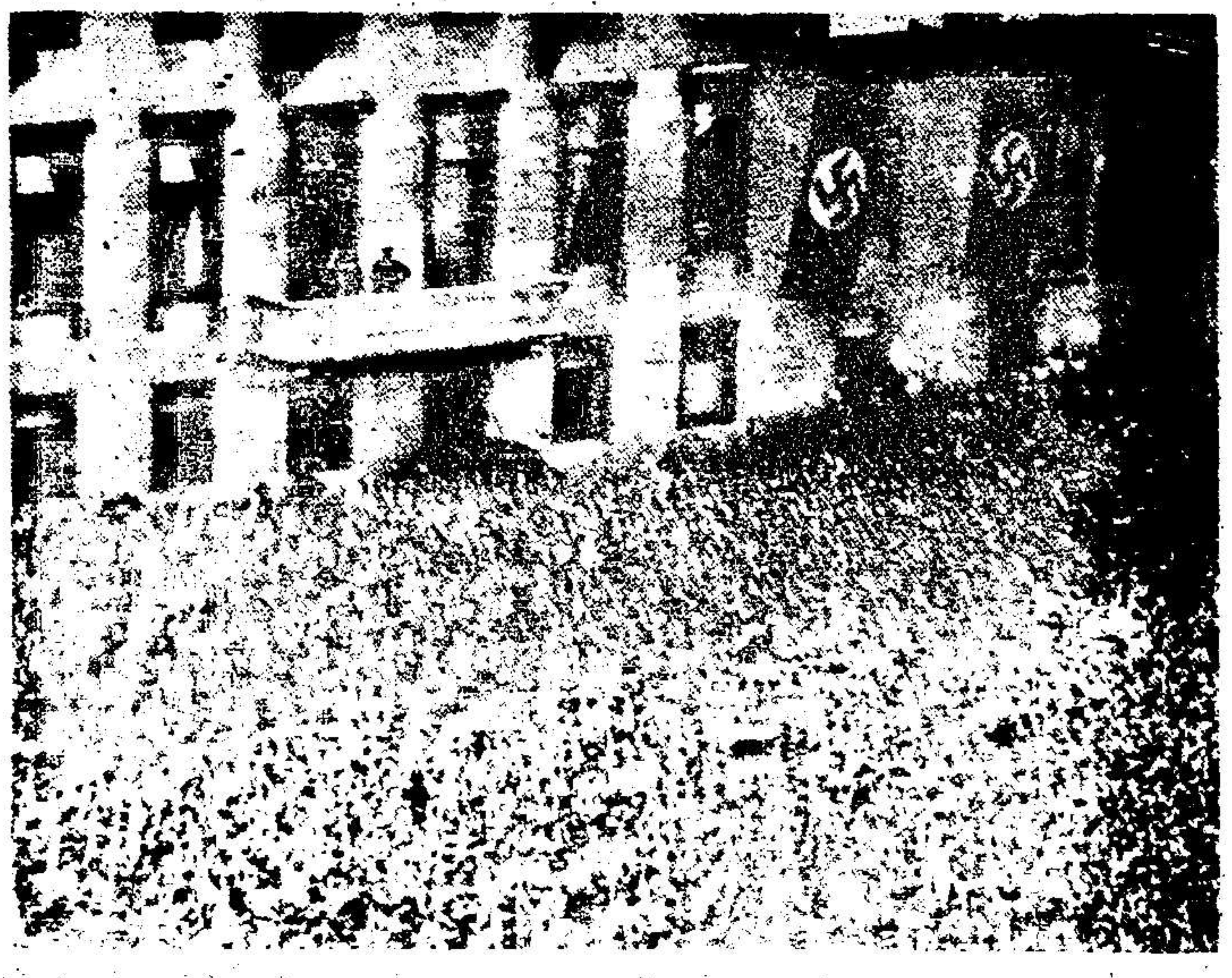
柏林人且好圍坐右圖所示之街頭茶桌，閒觀車輛往來。值茲戰爭之日，柏林生活自較恬靜，然而柏林人本其樂觀之性格，殊能忍受諸種戰時難免之艱苦，彼等固無不儘力後方工作，以待勝利到來也。

Kurfürstendamm scene



柏林人口繁盛，居民數百萬，語言幽默詼諧，明敏巧慧，形形色色，殊難描寫。柏林人士均酷愛柏林，良以此城建築及自然風景二者均甚優美，且到處均有活動與消遣之機會也。城中天然美景有廣大之柏林公園，居城之中央，其中尚有跑馬道，古樹夾道，誠柏林人士閒襟行吟之所。園之中央有凱旋紀念塔（圖見本期底封面）紀念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之勝利也。

The Tiergarten



日下柏林人最歡愉快之日，厥為元首及其親信戈林偶自前線歸來之日，每逢此日，威廉街上無不人山人海，歡迎元首及戈林大元帥。上圖示希特勒於西線戰事結束後回京之盛況，民眾之此種熱烈歡迎，殊足表示其對於元首之信仰忠心，愛戴熱誠，及對於最後勝利信念之堅強也。

Adolf Hitler and Hermann Goering acknowledging an ovation.

# 希特勒傳

（續第三卷第十二期）

# Adolf Hitler

## An unbiassed British Study of a so-called Dictator

by Ward Price

Published in London 1937

(Continued)

英國華德勃萊斯原著　一九三七年倫敦出版
劉宗岳編譯

再有一人，即國際知名之魏德曼上尉是也，魏膚色較深，富於健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巴伐利亞第十六步兵團之連長．時希氏尚在魏氏手下任軍曹，迨希氏組織國社黨，魏德曼即往請求任用，成為今日希氏最親信侍從三人中之一。

希氏有侍僕三人，均着黑色制服，屬於希氏之警衛隊，彼等及希氏之汽車司機與其主人之間，流露一種民主精神，余曾親見希氏在專車中，與國防部長白倫堡，陸軍總司令弗里區，海軍總司令雷德爾等用餐，而隔桌即為希氏之衛隊及司機也。

希氏附近常有密探隊保護，隊長為納登虎柏，赳赳武夫，終日着衛鋒隊制服．希氏在慕尼黑及柏林，常喜赴飯店進餐，希氏未到，而密探隊已先一擁而入，圍坐希氏所將進餐之桌之四周，但希氏並非畏懼暗殺也，蓋渠篤信命運必能佑彼，常謂「余雖在最窮困之時，已知余將來必為一偉人，余更深信余將生存直至工作完成為止。」

外傳希氏過街之時，車門緊扃，衛鋒隊夾道戒嚴之說，完全杜撰臆測之詞，希氏與羣衆接近之多，為任何國元首所不及，渠常站立敞車之上，令汽車以緩行速率，開過羣衆之前，國社黨每年九月集會，希氏必躬與累萬民衆之慶祝會，雖外國人士亦雜沓其間，但希氏初不之戒，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清黨運動」之後，未滿六星期，希氏即率政府全體閣員，參加八月六日，故總統興登堡上將之葬禮，暴露於大庭廣衆之間，使其秘密警察，為之忐忑難安也。

據希氏親信言，希氏常帶自備手槍，但鎮定之精神，誠令人可佩，某次希氏歡宴青年婦女多人，其中一人，性情頑皮，暗中將銹硫紙炸彈一枚，擲於地上，轟然一聲，舉室駭然，但希氏鎮定如恒，惟報以笑聲而已。

希氏之柏林官邸，與總理官署相接連，外交部亦在其側，官邸瑣務，由康勒堡掌理其事，康勒堡者前為飯館老闆，而今為希氏官邸之總管也，康為音樂師，善手風琴，并能以英德語作歌曲，希氏宴客於官邸，康輒奏藝以娛嘉賓，用餐時，恒立侍希氏之後，其人短小肥胖，希氏輒於座客之前，戲謂之曰：「康勒堡，汝究有幾重下頦乎？」

希氏在慕尼黑之別墅，係在勃林金登勃拉資街第十六號，由溫特夫婦二人，為之照料，房為普通公寓，初非華廈，亦足見希氏雖位尊而多金，初不改其素風也，該項公寓，只須年入一千五百英磅之普通商人，即可享有，而希氏以一國元首，安居若素，公寓在慕尼黑城外近郊，一廣場之角，隔壁即為飯館之入門，希氏之鄰居，盡為租户，均經秘密警察調查明白，俱屬可靠，彼輩因是亦受希氏

衛隊之保護，因隊底層為密探所居外，日夜有衛鋒隊員兩人，逡巡門首，司閣者亦為一着制服之衛鋒隊員焉，希氏所居為二樓，樓梯為木製潤梯，其門首絕無標誌，以表現此為德國最重要領袖之住所云。

入門有一穿堂，一端置一書架，另一端懸菲德烈大帝肖像一幀，會客室為狹長方形，牆頭遍懸古代名人像片，如偉斯麥之類，多出各國名手所繪，室內陳列，概為近代傢俱，色淡式新，另隔小間，為希氏接見客人之所焉。

至於貝許特斯開登別墅，原由希氏之異母姊龍博夫人（已寡居）照應，龍博夫人者，當希氏早年在慕尼黑時，共相居處者也，龍現年五十四歲，身體甚强，兩年前再醮一大學教授，相偕赴德勒斯登，希氏並未參加其姊之婚禮，一般人咸謂此乃希氏不贊成老年人結婚之表示云。

希氏之購置貝許特斯開登別墅也，係在一九二三年，當時係上巴伐利亞典型夏季茅屋，今則煥然改觀，幾令人莫能辨認矣，蓋一切裝修，曾經完全簇新，與柏林總理官署相彷彿，接待室尤精緻偉大，其中臨外景之整幅牆壁，全裝玻璃，使客坐其中，可以對與地利亞爾卑斯山景縱覽無遺，但希氏改建該別墅之時，其建築計劃，煞費苦心，一面欲整個建築之近代化，一面對於原有建築，全部保持完整，蓋以保留該建築歷史上之價值，而紀念其中所曾舉行之各種集會也。

希氏每當柏林公務太繁，不勝其煩之時，輙令專機，駕之往慕尼黑，或貝許特斯開登鎮附近之機場，然後換乘汽車上山，直達別墅，在群山之中，希氏頓覺神志清明，心神安泰，其動機本在避免繁囂，但其結果，則貝許特斯開登鎮，因之變為德國外交上之第二首都矣，各國大使常赴此避暑勝地，呈遞國書，而德國各部會長，亦常奉召入山請示，舉行會議，是故別墅之近畔衛隊林立，防禦工事，備極偉大也。

希氏在該處之生活，異常簡單，渠常着巴伐利亞農裝或平民便服，別墅之前，有廣長汽車路，通至山下，常有無數人民，麕集道旁，欲瞻仰領袖之豐采，希氏深知來意，故輙步行下山，以迎父老，尤注意其中小孩，每見小孩一群，手握希氏肖像，載歌載躍，輙頗而樂之，邀彼輩上山，饋以餅乾檸檬水之類。

希氏聞嘗赴慕尼黑小飯館用食，對集觀之群象，亦不以為忤，其中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及德國小女團團員更常蒙邀請，同進冰淇淋或可可茶焉。

希氏慕尼黑之公寓，以及貝許特斯登開別墅之開銷，概由希氏私人收入內支付，惟柏林之總理官邸，則歸政府支出，其隨從及汽車之用費，亦列入政府開支項下，希氏個人所著自傳，「我的奮鬥」一書，已成德國全國課本，每年希氏版權收入達五萬英磅之鉅。

希氏雖不喜離群索居，而好親近朋友之衆叙，但對於正式宴會，則頗不感覺興趣，在當政之頭兩年，希氏以官邸正在修建為詞，極力避免此項正式宴會，迨一九三四年底，官邸落成，即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次宴請外賓四人，余（作者）亦為其中之一，其他三人，一為英國報業權威羅斯美侯爵，一為其公子哈斯伍資，另一人為英德邦交之著名份子鄧納特，除外賓四人外，尚有賓客二十四人，牛賴特及其夫人，郭培爾夫婦，以及里賓特洛甫夫婦均與焉，戈林上將亦偕其未婚妻蘇妮曼澔止，當時固尚未結褵也，希氏着晚禮服，德國要人中，則多着制服，寒暄片刻，希氏導賓客入餐廳，相與就座，希氏坐長邊之一方之中，其右為里賓特洛甫夫人，左為著名歌詠家穆勸夫人，其對過為牛賴特，余即坐於牛氏之旁，侍者着褐衫黑褲，桌上瓷盆銀器，式樣均屬近代化，菜單亦極簡單化，一濃湯，一魚，一烤鷄加蔬菜，及一冷飲，酒用德國黃白酒兩種。

就座之後，希氏即席宣稱，「今日為余事業上之十週年紀念，蓋十年前之今日，余自蘭芝堡監獄中釋出，」在多數政治家中，頗少願述及往日之逆境者，但希氏獨具特性，乜述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之起義失敗，而以為足資紀念之成功之母也，希氏繼稱：「余在

監獄中，凡十三個月，迨余出獄之時，全監人員，包括獄長在內，均變為國社運動之擁護者，巴伐利亞政府，因之大為憤慨，下令將全獄監獄人員送往警察學校受訓，未及半年，整個警察學校，已變為國社運動之招募中心，遂為政府所查封，由是國社運動，在巴伐利亞廣佈盛行，警察宣傳主義之功，有足多者焉。」

飧畢，希氏起立揚言曰！「凡不吸煙者，請偕余同赴右邊一室休憩，吸煙者則請至左室，」於是不吸煙之羅斯美侯爵，里賓特洛甫，以及貴婦數人，均隨希氏赴右室坐談，余則與其他吸煙者入另一室，與戈林上將談話，戈氏是日着藍色空軍制服，佩短劍，制服為白襟，乃德國空軍制服之特徵焉。

當吾等正在對立談話之際，余執咖啡杯之手，為人所觸，以致咖啡杯即墮於地，由侍者拾起，當時並未為在場者所注意，不期其後美國報章，即因之撰為驚人之故事，聳動聽聞，其言曰：希特勒某日歡宴某英國名流，此英國名流以手敲其瓷瓶，正加鑒賞，窗幔之後，忽躍出衛隊兩人，各執手槍一支相向，亦足見傳聞失實之甚也。

煙茶之後，曾導余及衆客參觀總理公署之大會客室，此為俾斯麥遺址，已經加以完全之近代化，惟階廊依然舊觀，會客室之一端，有低梯三四級，牆壁漆為淡奶油色，懸古繡帷數幅，室中置波斯地毯，面積甚大，該毯原為國際聯盟會所訂織，因未能如期交貨，旋為德政府購獲，低梯之上，設巨型鋼琴一具，即席由穆勒夫人及柏林音樂院著名音樂家布克曼，表演奏唱，以娛嘉賓。

希氏正式宴會，普通僅限於二三十人，但世界運動會時，余曾躬與百人以上之宴會一次，儀式隆重，侍者非着褐衫黑褲之青年，而為藍色銀線白襪之老年衛侍，其中多人，咸佩勳章，由總管指揮，希氏蒞臨之時，亦由總管宣佈，飧桌擺為巨大馬蹄形，希特勒之右，坐英國外交次官汪西泰夫人，其左為法國奧令配克會會長納托公爵夫人，飧廳係總理官署之花園改造，長一百呎，寬五十呎，兩旁有紅紋石柱，點綴其間，窗戶懸深黃色窗簾，屋頂天花板則為金鑲淺藍色油漆，據希氏隨從告余，該屋頂之色彩，曾經改漆七八次，然後希氏始認為滿意，地上置金燭台甚多，牆上惟一裝飾，厥為慕尼黑德國博物院中所取出之繡帷一幅，懸於飧桌之頭，至為壯觀，此項宴會，因係國家正式宴會，故與會者均佩帶勳章，德國官員，多佩鐵十字勳章及德土兩國勳章，但寶星，頸巾，胸帶之類，則不多見，惟外國官員多有之，故當飯後，汪西泰爵士與國社黨副領袖赫斯立談之時，兩人裝束，互相輝映，汪氏佩聖米歇爾大十字勳章，胸帶寶星，輝煌奪目，而赫氏着戰場卡嘰布制服，簡單樸質，恰然相反，希氏殆有鑒於此，故其後頒發奧令配克德國特別紀念章，以及德國巨鷹勳章，并以後者，首先授予墨索里尼及義外相齊亞諾。

德國正式宴會中，與其他各國宴會，尚有一顯著之不同，厥為婦女之服飾是也，國社主義制度之下，婦女裝束之惟一特點，厥為簡單，而不重修飾，故珠鑽之類，初不見重於德國也。

德國人民對於領袖愛戴之熱忱，有足資紀述者，當余驅車自皇宮飯店經過廣場赴會之時，道旁有一年約五十之婦人，引吭謂余曰：「可否請君轉達元首，步出陽台，因余來自省地，亟欲一睹元首之豐釆也，」其狀類女工階級，當係見余身着晚禮服，故知為赴總理官署之宴會，時下午八時也，迨散會之後，已深夜一時，余經過廣場之處　見該婦人仍佇立道旁，迎面謂余曰：「余尚在此間等候，君以為有無機會一見元首乎。」德人之愛戴領袖，於此可見一斑矣。

關於希氏個性，最引起小說家及傳記家注意者，莫若希氏對女人之態度及關係。

關於此點，就余所知者而言，希氏決非恨惡女性者，反之，希氏對於異性，非常好慕，惟其禮節方式，則不脫舊派作風，當其與女人握手之時，其態度之誠摯，為歐洲任何其他政治家所不及，先握其手，如珍物然，須臾，以碧藍眼珠，笑迎女人之面，然後敬謹

鞠躬，以唇吻其手背，周旋女人之中，希氏極感興趣，毫無勉強之色，尤善欣賞娟美之少艾，但除非女子善於交際，與之對談外，希氏輒避與談話，蓋希氏雖為世界名演說家，但於簡短談話，非所長也。

言之甚奇者，厥為希氏最親近之女友二人，均為英國貴族之女，即雷德斯達勛爵之兩女公子，一為桂妮斯夫人，一為米特福小姐是也，斯二人也，在最近國社黨之盛大集會中，無一次不躬與其盛，頎長美麗，已經惹人注目，更復佩帶希氏所贈卐字黨徽，尤覺出衆，此一對姊妹花中先與希氏認識者，為乃妹米特福小姐，時一九三四年，米特福小姐在慕尼黑研究藝術，即在希氏公寓前之小飯店中，邂逅希氏，希氏見其金髮碧眼，異北歐美人風格，乃遣副官詢此少女為何許人，迨知其為英國留學生後，又遣副官詢以是否諳習德語，若然擬請其與希氏同進咖啡，其認識之最初經過如此；其後米特福小姐之姊桂妮斯夫人，赴慕尼黑探視彼妹，因此亦獲認於希特勒。

希氏對於米特福姊妹花之極表歡悅，亦有故焉，蓋希氏身任德國元首，國社黨領袖，德國國內之婦女，與之對話時，未必如此英籍女郎之自由，且英國姊妹花所處之社會背景，與德國迥不相同，其易於吸引希氏之注意，殆在意中，且該姊妹花之幽默詼諧，在德人中除郭培爾夫婦外，頗不多見，故激昂慷慨如希氏者見之，不啻為補腦之藥劑也。

希氏對於外國仕女之信任，未有甚於米特福姊妹花者，不但所有國社黨盛大宴會，均邀米姊妹參與，且與希氏過從甚密，米特福小姐一抵皇宮飯店，即被邀赴總理官署進餐，或進香茶，或看電影，輒長談至午夜以後，希氏每見此姊妹花，其欣快之色，莫能自已。

一九三六年四月，余赴戈隆參觀德國大選，在湯姆飯店之餐廳中，瞥見米特福姊妹花正在進餐，時希氏尚未抵達，米小姐邀余同桌進餐，并告余曰：「元首並不知吾姊妹在此，必將感覺詫異，」須臾，希氏衛隊長納登虎柏蒞止，謂奉令來接余赴車站，以迎元首專車，納隊長去後，米特福小姐謂余曰：「吾等亦可相偕同往否，」余乃追蹤，以詢納隊長，據答：「奉命開元首汽車迎君赴車站，並未言及他人，恐未便同往，惟當在旅館中，留一窗位，俾兩小姐可以參觀排隊之行列也，」米氏姊妹花答曰：「吾等並不欲參觀行列，僅欲立於旅館中希氏衛隊之前，俾元首一到，即可望見吾等也。」

於是余赴站迎希氏，同乘汽車赴市政廳，沿途萬人空巷，夾道歡呼，然後回至湯姆飯店，湯姆飯店者，英人知者甚夥，因協約國佔領萊茵之時，湯姆飯店曾為英軍徵用之故也，希氏步入飯店之時，莊嚴敬肅，僅對羣衆歡呼「萬歲」之聲，舉手還禮，迨瞥見米氏姊妹，立即滿面春風，驚喜交集之狀，完全流露，曰「汝兩人何亦在此？速來與余同進香茗，」旋相偕上樓，德國各要人對米氏姊妹招待之殷勤，即足以表示米氏姊妹，在德國高級政界人士當中，固為衆望素孚者也。如非米氏姊妹之擅長交際，才能幹練，曷克臻此。

希氏對於女友，雖其愛好之甚，有如上述，然而迄未結婚者，蓋彼平生相信，渠乃為實現重大之使命而生，不願為任何外力，影響其成就，是以省去結婚或秘密戀愛之麻煩，俾專心致志於事業，且於德國人民之信仰中，益增其神話式之威信，再則與希氏任德國人民之最高牧師一點，亦相契合也。

毋心志之專一而抱獨身者，此乃習見恒有之事，以希氏言，所以能克制性慾之衝動，而專心致志於公務者，自希氏之禁烟絕酒，飲食簡素觀之，其人能自我抑制，蓋已信而有徵矣。

關於希氏之個性，最後尚有一點，足資紀述者，厥為希氏之相信靈性論，茲舉其所述世界大戰時之經驗一則，以資佐證，希氏宣稱：「世界大戰時，一日余正在壕溝中，與其他同寅數人進餐，余忽聞有聲傳來，告余立起前行，其聲之清晰，使余如奉軍令，不知然而然者立起前進，手托餐具，行約二十碼，繼續進食，須臾接到報告，余甫離開之壕溝，已為礮彈所中，其中人員，概行罹難，」希氏之相信精神心靈之論，亦此可見一斑矣。

# 妒

# Jealousy

沈天鶴

(續第三卷第十二期)

(End)

『怎樣從此就都不理我了嗎』？明經過了一番甜蜜的回想之後，心裏更覺得寂寞，像沙漠上一般的寂寞和荒涼，所以急切要和妻言歸於好，于是微笑着向妻低聲下氣的懇求，但妻卻不答，依然垂下了頭，打着絨線。

『難道……連陪罪的餘地都沒有了嗎』？他重複這樣說着，雖把手撫在他妻子的肩上，但心中不免泛起了一陣酸意。

『冀小姐在掛念你了，像我這種人是不在眼裏的囉』！顯然妻是正在妒火中燒，這些含譏帶訕的妻的冷言冷語，在勝利的時候是慣用着來壓迫丈夫；可是現在負了創痛的她底丈夫，無法，祇有重復頹然地倒在椅上，私自用了手帕拭着眼淚。

真的，明現在完全感到了悲哀，感到了未結婚之前從沒有嘗到過的悲哀！

如今祇要他一早爬起張開了眼，第一件，就使他挂住了心意的，就是看着，一向為自己所愛的妻的那付臉嘴，那付戀慕的安容，第二件，就是看到了顯着同樣淒然的那具滿堆了塵埃的鋼琴，從鋼琴上他也會聯想到，以前熱鬧的情形，以前按次彈着按次唱着的妻的銀鈴似嬌啭的歌喉！不但是他，連新來的那個女傭，也歡喜地時常跑了過來。听着鏗鏗鏘鏘有節奏的音浪，凝視了那雙纖細而靈動的手指。但現在呢？却沉寂着，死一般的把一切溫柔，都好像葬入了坟墓，就是那個女傭，也只有謹慎小心的在樹房裏預備着早餐，好久也不見了她，那付被音樂陶醉的神色。

就是早飯過後，他雖是往外跑，但也並不到行裏去，全部的目的，大約還是為然不住家裏低氣壓窒息的緣故，因此就想在外面呼吸一點寧靜的新鮮空氣。可是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天底下的事那裏會有這樣簡單，像是在家會要惱着妻的明！而出了大門，却又偏生特別渴念起來了，真的！明現在實際是不會再有那種去摔破草鞋一般的性情了；他心裏是永遠鬱鬱的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苦惱！

馬路上的行人和車輛，熙來攘往，照例是十分熱鬧，表示着都市脈膊的跳動，無一刻不充塞着一派活潑潑的生氣，但明在心頭感覺到的却又是一種不同的印象。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生趣，他們的世界』！他從嘴裏暗暗叫出，好像是得到了一個大發見，約略振起了一點精神，更不斷地，向着人羣中跑着；可是在這裏，明已經覓到不少半月前他自己的模型，傲然地列着一個丈夫或其他的資格，在轉移着路上的人心！粉頸兒，果然有長短美醜，但是女的依偎着肩並肩兒相走的情形，却全然和明的經驗，毫無兩樣，不過，處遠

境地的明，或者也要把頭左右顧盼一次，悽然地望着獨個兒淡淡的影子。

『怎樣，肩旁空落落地，自己還只有一個自己』他壓住了這口氣，沒有發出聲來，但想到挽着妻的時候，沫了雅霜，穿着挺新西裝的情形，卻又失措了，覺得迷迷糊糊地在腦膜上，完全已經留了一個遙遠的年代，簡直就是和那恍惚間突然覺醒過來的夢境一樣。

說到夢一般底情境，明最近的生活，都是在夢中過着，譬如在家，因為一瞥眼，就見到了妻，所以往往要聯想到了妻的身上。跑在街上，偏又會想到了他過去的夢痕，好像在他眼底只是一些挽手的男女，溫情軟語，歡然地向他面前走過。那種得意忘形的神氣，而在明是只感到侮辱，相形之下不覺引起了憤恨，有時又不免要流下一點熱淚來。就是在晚上，他對着披了睡衣的妻，袒胸露臂的斜靠在椅上看書的情形，也未嘗不是在受罪，在蠱惑着過去的迷離夢境！

但是明，並不是一個完全溺于情感毫沒決斷的人，他雖然昏昏沉沉免不了要留戀着那些夫婦間的蜜意甜情，但惱怒之餘依然還能夠憑着理智的判斷，去解決這個裂痕，這個錯綜的誤會！他所以也就在這事發生一星期後，暗暗地發了一封快信，給那個姓龔的朋友。

所以就在最近的一天晚上，明從清靜的馬路上，仍然很倦怠的跑進寂寞的家裏，心上還是和昨天一樣，充滿了落寞和空虛，然而進了門，突然聽得疾風迅雷般的妻的哭聲像吞噬了他底心，怎樣好久祇看着幽默和白眼的妻，今天又轉換形勢了吧？可是明已領受慣了，因此也不去理會她，只是默不出聲的踱到自己底書桌上看書，抽烟，在無可奈何中，自己騙自己地安慰着。

『哼！人都不理了，信倒又來啦』。妻雖是處處想用譏刺挖苦的話來責斥丈夫，和不願向他說話，一味的冷淡他。其實這是女人對待丈夫的一種手段，她們都愛採用「欲擒先縱」的方式。但在她十幾天淒涼的經驗上，卻也深深地感到痛苦，一種寂寞之感的痛苦！為什麼二人竟會弄到這樣地步呢？

依了妻的那種性情，我們也得為明慶幸二人間，那種感情復活的傾向；可是裂縫將愈的創痕，那裏經得起又來了一刀，所以這次妻的啜泣，純粹是心底的悲哀，一種難耐的痛苦的呼籲！

明當然是不會再安心看書的了，他聽了妻的話，拾起了她投在地上的信，依然默不作聲拆開：

明：

來信讀悉，我今晨九時到滬，本當即刻來訪，因另有他事，無暇抽身，明日上午定當來前，藉傾積愫……！

龔瑞珍上

『好啦，她要來哩，你儘可安心了』。妻耐不住，又加了一句，凝視着他。

『且看吧，明天來了你再說好囉』！明對於這封信似乎全無情感，看過後擱在桌上，還是看他的書，面容很是和平。

出於意料之外的明這種行為，從妻的眼光裏，還是初次看到，怎麼今天的明難道果真變了？拿向來在妻驅遣呼斥的閫力上而論，如今他是不該會這樣安靜起來；就在行為上，妻雖不能怎樣肯定，但暗裏也很覺得，他還是處處在渴念她，為那些美麗的容姿所迷惑着，可是在她現在的眼裏，卻一切都有些動搖了，當真他在外面又幹下了一回事吧？或是有意來給她難堪，嘲笑？想到這裏的妻的神色是全部變了。

『好！讓她來吧，我今天就可以馬上出走』！突然間她暴發出來的一種尖銳聲浪，雜着黃豆大的眼淚，一起湧了出來。

這一驚，明儘是怎樣的安定也無用了，他心裏明知可以慶幸着第二天以後他倆感情融洽了的愉悅，可是現在見到妻近乎病態的那裏感情焦灼的情景，不覺也有些過意不去了。

『算啦算啦，不必這樣惱怒着，有話明天講吧！』明勉强放低了聲音說着，自己也無心於再看書了，從椅上站了起來，在房中來回地踱着，於是一幕喜劇才告了一個段落。

第二天；明一早就從床上起來，特別把房裏房外的傢具什物整理了一番，於是自己倒了面水，漱口洗臉，且在抽屜中拿出了一柄保安刀，照着鏡子，仔細地把半月沒有修過的鬍髭，一起剃得精光，在鏡中他看到自己修飾過後的面貌，頗覺神姿清麗，還不失以前朋友們稱他那「小方面孔河豚嘴」的風韻時，不覺對鏡嘻嘻的一笑，胸中非常輕快。

但妻這天，卻故意起來得比平常遲些，在帳縫中一個人祇默默地窺視着他底行動，看他這樣盡力的整頓家室，看他興緻勃勃的在修飾容顏，幾回他妻嗤止不住，湧起了心頭的一股熱辣辣的笑意，但幾回還是聽着他「看了再說」的那個條件壓了下來。

『嘆可以起來了，這樣懶懶地不怕人笑嗎』，明今天也改變了口吻，好幾天拋棄了帳門，這樣促着妻子。但她在這次命運宣布之前，結果還是服從了他，照樣默對着用那早餐。

客果然來了，妻當時看袁媽在明面前很低說了幾句之後，他點頭微笑的那種神情，立刻反有些受窘似的害怕起來了。

『請她到裏面來嗎？不興，不興，我不願見她』妻急急地說出，行色也有點倉促起來，明到這裏，已忘卻了一切，向外跑出去，不管妻是在拒絕，臉上忍住了笑。

五分鐘過後，她的妻是近乎完全失了知覺，她永遠不相信，在她面前是會立着這樣一個三十歲上下，留着少許短鬚的男子，但聽到明的口頭故意呼着瑞珍長瑞珍短的那種親暱口氣，卻更覺得自己的昏亂了。

『唉，瑞珍，你那白嫩的臉蛋一向被人當作女性的，現在也會留起短鬚來了哈哈……』，明把眼睛向妻掃着，故意放聲大笑。

『是啊，笑我的恐怕不是一個了，但像我那三十多的人，家裏已有了老婆，對於容飾，原也不適宜了。』

『哈哈！聰明的瑞珍兄，說話真不錯，娶了老婆的人，在女人身上，也就失去了一個額外的權利囉，要是你還要講究修飾，或是有幾個芳啊，珍啊，的朋友寫信給你，即使是男的，在你夫人看了，她一定不會相信，那時你家裏必定要弄得油瓶倒，醋瓶翻，那真要受苦叫屈不淺呢！』

在一切哄然的笑聲中，明只是緊迫地睨視着妻，使她不得不把頭低垂下來，泛出了幾分像三月碧桃的紅暈，真的，妻在今天眼光裏所看到的明，卻是另有一種光彩，一種可愛的神色，就在幾番被明取笑着，用眼光投射她，也不過像年輕的少女被男子追求着的那種歡喜中雜着幾分羞澀的嬌情。

原來龔瑞珍，他在一星期前就接到了明的一封快信，詳述他倆夫婦間勃谿的一番苦況，並且極需要他來滬一次作証明。龔君當然在微笑之下應該是他們辯白的一個主人翁，因此結果就有了這幕哈哈的趣劇。

在二人中間，因為各人有着希望的背景，所以談話的趣味也特別提高起來，他們從上午九時會面，一直談到下午三時才散了席。

室內現在依舊剩下他和她兩人，但是卻並不在寂寞消沉的空氣裏了，他們在各人的心底裏，那潛伏着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和新婚時候差不多，初次經驗到的那種驚喜參半的歡忭一樣。可是在妻方，卻還隱約帶點不好意思的羞態，獨自憑着南窗欄杆上凝思，看那初秋晚來的彩雲，金風陣陣拂來拋散了她底秀髮，只覺得滿身都是爽快舒適。

明彷彿是一個戰線上的勝利者，他從陰霾的氣壓中困伏了半月，而現在驟然又見到了太陽，那溫煦而光明的太陽，自然，不待說不會顧到堡壘森嚴的事了；因此他在歡快之間，好像仍然是那個新婚之夜的性情：在沉默中跑到妻的背後，把手挽住了她底肩膀，微微地帶着笑意，二人相互凝視了一刻。

『現在你明白了麼？認識了這個龔瑞珍了嗎』；說話是很低而說完後，明又投了她一眼，嫣然泛起了一縷笑影。

『好哩，這次就算我錯罷』，接着明從耳膜裏所得比他更低的這聲音的時候，妻臉上又浮起了一絲羞色把頭更緊緊地貼到她明的懷裏，於是在一切夜的神秘中他們又偷偷地把嘴兒緻合着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完)

# 凡拉蒙

服取一片立止
頭痛牙痛月經
痛及一切疼痛

裝於清潔而衛生之紙
袋內每包一片各大藥
房及煙兌店均有出售

# 美最時洋行

中國

創立一八六六年

進口部

出口部

輪船部

保險部

運輸部

上海

天津　青島　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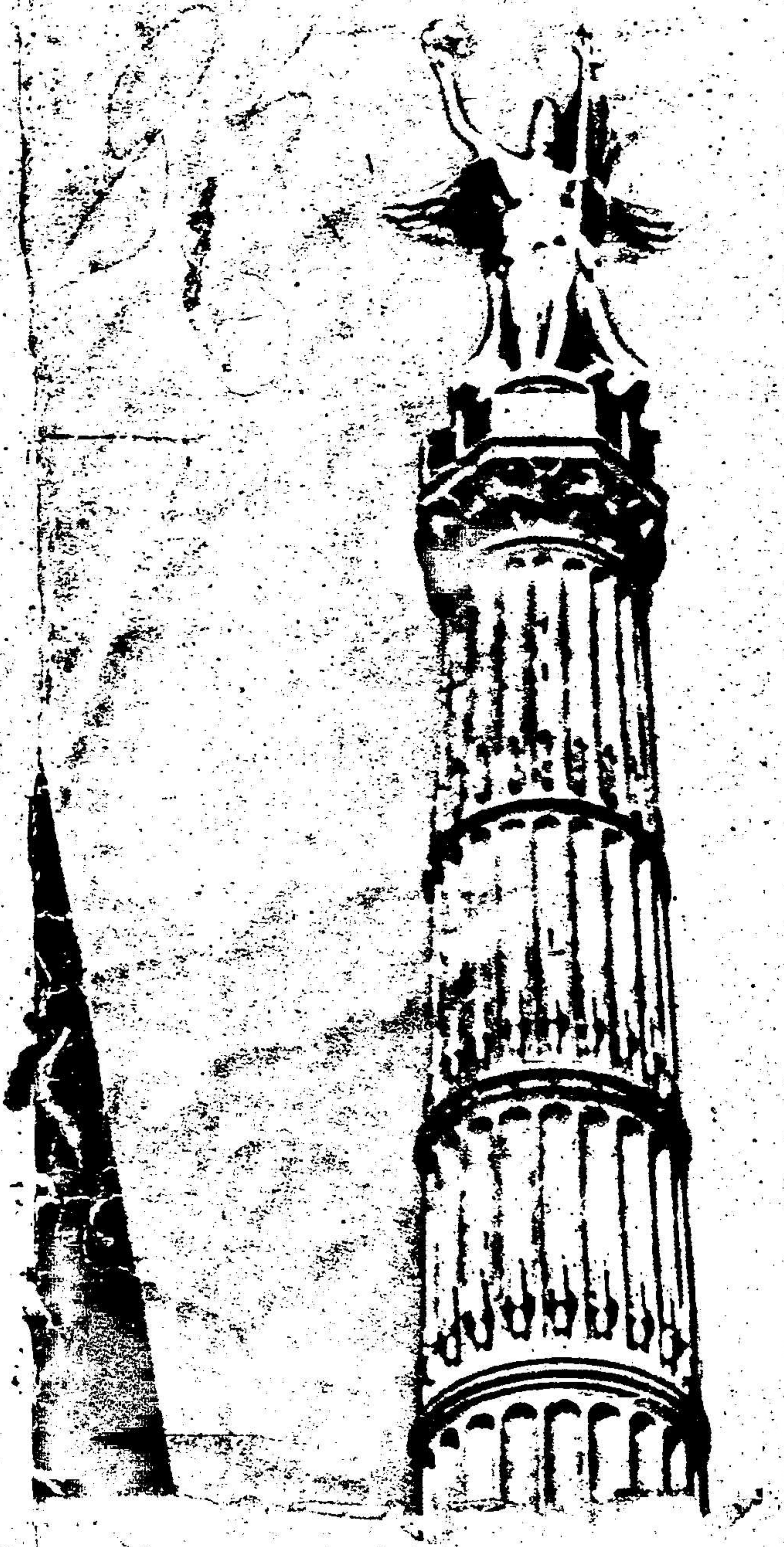
頭　昆明

# 阿尼麻沙

藥片
注射液

本品為血管內壁中間膜及血細胞所成為預防及療治血管灰硬之特效藥凡中風，血壓高，暈眩等症用之功效確實可恃製成藥片與注射液兩種使用便利功力神靈。總經理禮和洋行

# 歐亞畫報



25.